

樵翁文集卷之四

書

與周伯寧書

楚再拜白伯寧知兄足下僕自知足下名以來不啻二十年及見足下與足下論詩文又不啻十餘年矣去年留湖上辱過從數四繼以賦詩言別清標雅製傾動名流情之所施殊覺過厚然竊觀足下所以施於我者恒若有知我者焉茲夏事變東西隔越動定貌不相聞父之聞足下家居無他大以為慰迺九月有自豫章歸謂楚已得除臨江教導來告者楚不敢信誠不知其所從來既而傳者益衆則憮然曰噫信然乎哉彼上之人



果何所見而取於予予亦何以辱比於諸賢也夫莫之致
而至則必有愛我者為之先矣究其端而未之得也則
允愛我而為之先者將非足下其人乎使誠非足下也
又豈非其間復有如足下之愛我者之為之乎夫貧之
不如富也辱之不如榮也賤之不如貴且顯也尚矣足
下豈惡我然驚蹇之防蹇必操步而後行禽鳥之畏
人必留視而後下而况於士君子之出處乎故君子之
用是人與夫人之自用其身也必度德必量力必尚廉
耻必厚名檢然後庶幾不疚不貽而出處之義得矣若
楚者雖未敢自附於古人而於古之人所行之道竊亦
與有聞焉方五歲從祖父授書已知大義九歲能下筆
為詩文十六歲能挾策為童子師即以忠信孝弟之道
淑諸人十九歲往豫章從大人先生遊廿一歲以來九
三以詩經就試場屋年三十有六始預鄉貢獲廁名於
二十二人之列惴惴焉誠不敢一日以忘其先訓而獲
戾於古人者亦忤冀一日之用以自見矣不至泯然而
遂止也柰何世變以來郡邑蕩析原野焦枯林蕪定拙
使老父傾殖於驚危偏親苟延於衰暮門庭單落晚得
嗣息資業涼薄衣食難伏居先廬迄今三載志氣荒
惰自分無庸書翰不通於名卿足迹不至於城府庶幾
息影幽寂作苦食力以任愚情今柰何強之以任委之
以職而加之以未嘗者也哉且楚之於仕有不可者三

有不能者四父喪在淺土未得歸殯此不可一也母老以無養不得遠離以不可二也名職國之大器無其功與實而冒為之此不可三也性疎簡嗜酒不善與人俯仰此不能一也久處草野短衣芒屨舉止粗俗章甫縫掖不安於身體此不能二也舊學荒蕪誦習亡失設有問辨何由資復此不能三也錢糧出入昧於經紀此不能四也夫三者有一不可猶將黜之而況於參者備乎四者有一不能猶將棄之而況於四者具乎故忘親之人不可與事君棄禮之人不可與為治今之用人者亦何樂而取乎以也夫知其不可而不為與知其不能而不為者理之至而情之真也夫豈外拒於辭而內啗其欲哉抑聞之售硃硃而得善價則美玉必不至其門獻駑駘而獲厚賞則良驥必不入其廐若楚者玉之硃硃而驥之駑駘也誠不敢冒進以獲罪於天下之玉與驥彼天下之玉與驥皆非可以易而致之者也誠於其所不易致者而致之則連城之貴將不以硃硃在列而自闕千里之足亦必不以駑駘載道而自却矣苟謂今天下未必真有良驥美玉姑使雜進而並舉焉是狹天下之大而欺伯樂卞和矣其可乎哉近會陳簿南上艤舟於珠林灘下相與問勞憂虞浩歎終夕且言足下所以念我者甚至嗟夫人之所以念我者豈偶然哉其有以念我者必有以望我也而吾何可以絕於知己乃隱

而不自白也因敢以言見楊士弘曠伯遠常允恭諸君幸併以示之是諸君者皆知我者也故無隱焉楚再拜

白

與王紹南

歲正月二十九日西昌劉楚謹再拜奉書于紹南先生閣下僕聞之教人以忠者必能不後於其君也教人以孝者必能不遺於其親也又聞之愛人之親者人亦愛其親則凡欲愛其親者孰有加於愛人之親者乎於是楚之親今年七十有八矣耳目昏聩齒牙搖落又時時卧病牀蓐未旦而先飢未冬而先寒而其子獨憊憊治先業以為養雖常舉於鄉而不偶於時歲月云邁親且老矣遭世變故業之涼薄無資者莫甚於儒其心遑遑焉恒恐其親之不給於甘旨也乃去而學稼於珠林之下歲耕田四三畝又土地硤瘠雨露不時水旱相仍不免於飢餒其窮也亦甚矣然終倪焉不敢愛於鉅糧錢鏹之勤衝沐風雨勞苦筋骨不少休止他日治菽粟為肴蔬具滫瀡以進也吾親未嘗不樂而甘之蓋其心亦甚不忍其子之貧且勞矣而終不以世俗之所趨所慕者責其子間不得已出營朝夕謀藥餌則必計往返之期以俟其歸若一日至于三日三日不見而思焉五日不見而憂且疑矣以故寧偁促家居不敢暫去膝下雖城府數十里之近猶或累月終歲不一至而况欲遂棄

之以從事於數千百里之外。我去年冬聞有宣徽院使嚴公者，觀風江西，由吾州南上九垂髻之童，戴白之老，負瘡痍，抱呻吟者，莫不延頸駢足，俯伏瞻望於車音馬足間。而楚以所居遐僻，固未嘗一見。既而有來告者曰：嚴宣徽已薦舉若干人，子亦列名其中矣。余驚謝固陋，誠不足以得薦於公，而公亦未必肯輕於論薦。若楚者，田里之鄙人也，何士之名。我母亦傳者之過歟。久之告者踵至，且曰：行將趣子矣。因自思曰：吾上之學問荒劣，不能作文章，以黼黻皇猷；下之筋力脆弱，不能執干戈以扞衛社稷。其將何取其為賢乎？且士之賢者必孝於其親，未聞有親不給於養者。楚者可以為賢也。假賢士之名而欲去其親，以懲一日之榮，得為賢乎？况其親之老且病乎？方彷徨太息，莫知所措，而府帖荐下州司臨門逼迫，就赴若甚於得罪，而逮治之為者，使垂白之親驚悸惶惶，號呼頓踣，為之寢不安席，食不下嚥者累日矣。因自歎且泣曰：誠不意楚不肖而累其親，以至於此也。遂奔訴於州陳辭於積，乃再進再麾，抑使弗達。蓋惶惶乎無以為歸，夫富貴利達人之所慕也，貧賤憂戚人之所惡也。孰能棄其所慕而樂其所惡哉？此其情有甚不安者。誠以親之年日足可惜，而士之所守當論其重且大者。孟子不云乎：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上之人所以求於下者，亦必取其重且大者耳。

使大者無足觀則其餘不足觀矣曾有益於人之家國
哉夫祈父之怨罔有感於尸喪而四柱之作尤不忘於
將毋問下以府公之尊任豈弟之責而風化之紀凡人
子之道宜在所必勸孝弟之化宜在所必教而做下之
情宜在所必達毋使千里同風之治而古待養之予不
得盡其情者特賜矜憫免使遠去則斯幸甚矣
甚

與譚若驥

若驥振印執事去秋從飛先生座中相見後即歸予
原造所寓值他出獨與令弟若龍坐池亭上對雨久之
而去時執事以方理省積不暇於應接而懷亦多
歸不克繼見遂尔踈濶動成隔歲維思慕懸切屢欲奉
狀而因循中止者亦以無益於左右不欲徒致也伏諗
執事出入會府蔚為時望能使當道羅致幕下惟恐後
此豈旅進退於庸衆者哉州中去年之禍慘矣吾黨之
士以迂懦無力又好爭空言昧於先幾罹荼毒有不忍
言者子姪輩至今淪落異域可念余生依栖蓬礫間猶
凜焉有不安之色將何以教之哉楚自去年辭王氏館
歸先廬力耕以謀養生且歲早耘田絕寸穗之入而離亂
之餘稱貸亦無所從迨歲終又頓苦雨雪閉門枯坐烟
不出庭戶者累日獨時時忍凍題字從知已謀給朝夕
其窮亦甚矣獨幸吾親從而安之終不忍以世俗之所

趨慕者責其子推此志也則雖饑餓不悔况謂其慕榮
達於所性之外者乎今春聞省府徵求之文下為之驚
走駭顧莫知其由直以楚未嘗有求出之意薦者亦或
過聽於人人而不知楚之非才也方束髮讀書時固亦
有志於功名矣不幸幼志未抒二親繼以傾逝歲月逾
邁志氣消沮悵然無以為歸而繼母亦病且老矣獨勤
勤奉菽水於艱難之際以庶幾追酌前日無及之憾者
奈何世變多故奔走轉徙不常有兄弟又或殘食數百
里外而楚得子最晚在襁褓無益於緩急以故志願在
侍不欲遠去誠以老親方來之年日足可惜而膝下倉
卒扶持之不可以須臾後也且遭亂以來狎習村野謔

子孫矣尚何面目以食息於人世哉楚也有祖宗之故
墓在雲亭萬山之間自其十歲能行步以來先人每提
携之往拜掃其下指而示之某山名某某也某墳葬某
某也固嘗入乎耳熟乎目而銘乎心矣斯地也蓋先世
守之以遺先祖先祖又守之以遺先人先人又守之以
遺於不肖誠非自外至也非掩而得之也今一旦為有
力者侵而有之得不舉首痛心哀鳴疾呼以告于當世
之仁人君子敬惟閭下以相掾之尊領方面之寄允民
之有求而不得有憤而不伸者必閭下之是歸而閭下
仁足以植善明足以燭奸勇足以止暴又繁繁乎其有
文也斷斷乎其有守也是不能不忍於一草一木之疑

傷者而况於人之親乎况於人之祖宗墳墓乎故敢一
哀鳴焉楚也年四十有四矣其足迹未嘗入於公府其
名姓未嘗掛於訟牒而違違區區惟墳墓之是訴焉豈得
已哉誠不忍棄祖宗之藏以召先人之托不然痛憤之
極寧有長號而自絕者矣惟閔以下不以為緩且輕一引
手張目疾發而明斷之名正分定法施生人恩及朽骨
世道幸甚啣環結草死生以之再拜奉書涕淚交隕惟
矜察幸甚

與聞長老

違別三載豈勝瞻系每清夢栩栩未嘗不在跨土松竹
間也前舍弟懋和來南京從吟詠法體清勝於大定元中
坐閱人海風濤而信向景從願無不得非慧福兼備何
以致此某自去冬徃山東今年四月始還部六月末復
有北平之命驅馳靡遑憂患益甚思欲爐薰茗椀以相
從林下之一室豈可得哉聞無文今留三德頗能經理
止庵從獲多助亦法門幸事也一如子簡二上人近况
何似茶邊希道訊未叅侍千冀珍重

與陳心吾

僕記往年奉命嶺海便道過家辱先生顧念特深厚
所以誘掖獎諭之者蓋異乎衆人之所以望我者矣違
遠以來忽忽三載循省高誼惕然若驚惟先生學碩能
鉅才名逾五十年其膏馥之所沾溉多矣是宜乘時際

運以發舒其所未試振耀其所未施固吾黨之所属望
亦先生所嘗自負而不遂已焉者也往者嘗一被薦入
承明矣顧乃厚覆深潛逡巡退避諉以年邁拂衣徑歸
遂使後生末學無所資藉者得以攘袂奮臂於其間吾
一不知天之用材果何如也若某者切厚顏矣敢不自
訟比聞先生寓講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軸流播郡邑
雄聲俊彩錮炳風雲時時幅巾野服翱翔山水間門生
兒子携扶後先使人望而敬之狎而愛之豈天之於老
成固將留之以重鄉邑而幸後學者不然豈偶然之故
哉抑聞之古之君子其出也將有以行其志其隱也亦
將有以立其言言非徒言也視九世之有美行者必揭

去冬十二月往山東今年四月還

京六月末有北平之命八月二十一日到官力散任
重無非惴惴憂懼之日奈何奈何有可終教者無吝批
示一二庶有警昏曠而慰孤寂也某再拜

與王子與

自前年五月南昌妙濟之別迨今三年有里中來者
聞先生自辭榮以來即杜門高居堅拒來聘足見介
有立不混流俗故如此中嘗奉謬詩二首奉答未嘗違
否今年六月令弟子啓僉憲自任所赴京偶嬰微恙

適相與左右但惜不能久浴旋復離違豈勝悵此不後
平復必膺新除矣但未知何職何地耳此時當必有家

問手足至情宜勿過慮也其自去冬差往山東今年四月還部驅馳甫息六月末旋復有北平之命觸熱走三千餘里以八月廿一日到官抗顏側足憂與愧并任重力微罔知攸濟先生將何以振之本司所轄八府倉事經歷皆分巡尚餘一道缺官而區區以守司獨留情焉迂疎百責交下日袞袞馬與胥吏較朱墨程條法惟故牘是理高臺嚴邃古栢森蔚有烏鵲百千旦暮翔集喧聒不絕儼然深山大林風雪中時景也聞寂如此其况可知謾錄以奉一咲令使眷還留桂林否令卽伯貞必與之同去相扶助也以和叔介近况如何恐亦未可以久伏矣因遣人省家之便謹此奉訊阻遠相見未涯

九百為斯文壽重不具

同前

僕嘗怪東漢光武時政教脩明而杜季良以父喪致客遂貽謗禍及其末也大盜興黨烟作而黃瓊之喪天下會喪者至七千人雖徐孺子不胥聘辟而暴鷄絮酒無喪不赴當時朝廷雖未嘗不以禮法嫉士而士亦卒未聞以畏禍而遂止者豈不以死喪人道之大故弔問會送之禮有不得而遂廢也歟今海內喪亂幾二十年人惟愁苦惴焉旦夕不自保至不樂其生而易其死由是鄉黨散而姻族離文物喪而恩義弛吉凶不講慶弔不通蓋未有甚於此時者矣然嘗思士之所以立於天地

間能異於物而為三綱五常之繫者非禮乎非義乎於是而猶不得行焉豈不可為之長大息哉僕之先祖府君實王氏之所自出而區區與執事者其行實相等其道實相孚其好愛又相篤固非若行道之人適然相遇而強為欣戚者也然或終歲不相聞或二三歲不一會會輒為特所牽搭非畏避於患難則奔走於衣食徒猝猝舉手相問勞語出口未竟而足已東西鶩矣每一念之蓋未嘗不為之惕然驚振然愧而汗下也有如執事往者塋令先母於武山之東今年塋令先府君於新山之陽地之相去非甚遠也而一區區限以羈旅沉滯僻遠卒不得奔走而前一引緇臨墳以少敘親友扶助之誼

則其去路人也幾希矣乃猶覩焉以面目相視而為人乎嗟乎昔固有忌之而卒莫能廢之者今莫之或上也奚而弗之行哉於是愧於古人多矣惟執事賢伯仲孝感未泯是衰六事孝道於是有終雖人所之末容有未至而天相之吉則無不順矣僕俯念世故慨其興嗟輒省往事以識吾過秋暑尚熾聚首何時瞻望雲山無任悽悚

與蕭鵬舉

僕自八月十五日差出鎮江十月十八日以計事暫還京適江西糧長聽 宣諭者至首與吾兄以德及劉至善相見問令叔自成翁何在則云已出水西門外舟次

矣遂不得見旋於子所處得所寄書物皆到甚感荷不
忘也但書面稱呼名數過多未免涉於猥俗度盛意必
以為不如此則不足以表愛敬之至然政不必如此但
云職方劉君足矣如必欲執禮如師弟子云者則以先
生易劉君止矣又書辭情實藹而浮文勝今

朝廷更化去華尚質士風丕變於凡名稱尤下可不慎
非獨名稱也由以推之何莫不然足下通敏善學宜日
新所聞而故習未盡掃除若以甚可惜也故特為足下
言之足下幸毋怪其多事也僕以次日復沮畢所委公

至三十日再還

聞呈中諸人其年方登舟亟遣人追之已不及矣

可勝快悵別來思想日甚未審前所屬嶺南雜稿及泰
先歸所附途中一二應酬等作曾為寫出否今以德中
行又有舊稿一帙皆近時改削畧定者附去以爲淨過
足下試一觀省其先後得失是非何如也倘後數年有
益復有所更定則又當以勞足下足下其慎毋以煩自
憚也自任職以來因念吾儒平日讀書類以錢穀甲兵
等事為紙上浮談一旦接之必用之地置策不知縱橫
布武不知曲直幾何其不敗且憤執重恩厚祿何以報
稱僕每一思之食未嘗下嚙寢未嘗安枕淚未嘗不灑
宵帛而下也足下其慎自愛毋為虛名所累求春必緣
倉役有臨濠之行此時相見又當據所欲言二令弟與

子相舉善近况好否併告道意

同前

今夏令弟鵬南歸同胡玉璋來別區區嘗面致一二自
非與足下同休戚則不敢出此苦語未審渠能領畧否
子所學錄歸侍得請以人生至樂而至難得者到家必
常相見若區區此中動定則彼能許言之矣僕前後所
錄詩及書帙等項殊累行李前悉已遣回托之吾弟子
彥叔貯諒悉此意也但怪前嶺南回特嘗附去詩稿一
束今集中却不曾抄得豈所寄未到耶此須問之泰先
當或為他所留下耳某自六月未有北平之行奔走三
千餘里以八月廿一日到官未幾僉事經歷分巡皆出
而區區以守司獨留茫焉寸草有責叢萃方日與胥吏
較未墨程條法入故橫間其為愛恨不啻履水而集木
也今本司官舍乃前元御史臺高敞嚴邃有古栢數十
長廊廣蔭晝無人聲惟烏鵲百十旦暮翔集喧聒不絕
每大風震呼一雨即雪蕭然深山大林中景也悶悶中
雖欲求一二知己少抒懷懣不惟不暇亦不敢亦且不
可得惟日與庭下立卒數輩擁卷兀坐而已少晚公退
即閉門顏影一燈熒熒夜必更盡乃就枕至四鼓鷄鳴
又亟披衣起視事若是者率以為常終不敢以外任而
少肆也自惟年齒已及髭鬢欲衰覺精力猶不憊乏此
殆習性堅定而不侵於外物故耳所幸者省府中多有

言書可以閱者苦無好茶又井水醺鹵煎之則味奪而色變所食米即吾土所謂澁粟者抗稻亦間有然少鮮潔者黍秫釀酒香味大不如南一冬苦無青菜人家多醃亦殊故調和烹飪之節徃徃舛牾而皂隸輩又本農家子推魯粗鈍殊不解人意嘗於自為之則俯仰撥拾之餘已不勝其勞矣而又似非所當為也故每食輟對案浩歎而已茲遣人歸省動定必候家人輩過此未甯能動否想見費力也足下此來而况佳否度幹蠱之身公私攸屬知不能遠出安得翩然過此少聚數日以傾瀉一二少慰平生之知己哉學之樂存與伯昂元哲近况如何令叔此山庚兄令弟鵬南鵬起請賀友頓一一道意相見未涯切希慎重

與本泉兄

自曩歲過家一拜而別遽爾三載其為懷仰要非筆墨之所能盡也前在南京時有自黑中來者言老兄捨近趨遠一旦携豫章翩然復上湘洛豈有所迫而然耶抑亦信美移人雖暮年猶不足以少釋耶昨來踟躕當復健步人生無百年况田園生殖周匝二即俱已成立亦奚不足者又何苦跋涉灘險冒犯嵐瘴而忍為異鄉白首之族人哉小弟無似向來本無出意此老兄所素知者不意為人推挽不克自晦遂竊祿干

朝茲已三年矣今夏復有北平之命量資揣分其實踰
涯一介寒微夢寐莫致上惟

聖恩之重次念祖澤之遺蓋五十餘年而適遭逢四百
餘年而有今日晝夜循省寢食靡忘誠懼負荷弗勝徒
有以為父兄鄉里之玷辱故自承

命以來情怵日益垂髫髮日益衰而憂患日益增老兄
將何以教之自離南京且半年而家問邈不可得故亟
遣人往候動定至於行止則又在家人輩籌之此亦不
敢必也嫂嫂孺人槩中外大小當各安好令舅煥章父
子近况何如叅侍未期各希珍重

與王高

儼聞之去古遠世類不如古獨孝者猶必有師今市里
三尺童稚至無賴也及挾書冊入字館未嘗不如古人
北面樞衣請業考成極卑陬恐懼之態以聽其師之所
為非惟童稚也雖凡民一技一藝之微亦必惟其師之
是聽而不敢有少戾焉蓋得師則通否則蔽得師則明
否則昧是道也無貴賤賢愚少長咸習師之所習言師
之所言行師之所行違違焉惟恐跬步之不逮而或後
也孜孜焉惟恐纖微之不竭而或隱也下至救劑之操
煅煉之攻與夫錁朽縫紉之執不啻窮晝夜竭筋力以
徇之故為子弟者必求以齊其師而師亦恒樂以成其
子弟他日業成而達矣必號於人人曰某吾之師也其

師亦曰某吾之弟子也是二者恒相承而不相負夫前
所謂挾書策入孝館與凡一藝一技之習者類皆閭閻
騷稚之細民固非若今之衣冠世族顯然稱為佳子弟
者也然彼或能為而此不逮彼方力趨而此或不屑蓋
甚可歎也今人或偶指斥百工下役之徒以擬諸人人
則怫然怒以為辱至從師學習乃反後之豈不可怪哉
以僕在執事館中論孝辨疑竊有師之名焉辱尊君不
以其不足師命足下尊而師之禮厚而意勤矣自忝承
以來嘗慙然惧乏匱無以應執事一日之求者柰之何
待之甚至望之甚深而所以求之者卒未有聞焉何哉
善之鍾散其飾篋策從然以立于執事之庭也有年矣
而弗擊弗考吾見其徒為鍾與鼓而已也苟發而自鳴
將異而怪之且誰能聽哉夫言之而不吾聞也意其必
有甚樂聞者間之也導之而不吾從也意其必有甚樂
從者乘之也如是而僕不知退且辭焉不幾於上木而
尸素乎師之道宜不若是也彼且樂乎此而我遽抑而
奪之強其所不樂者吾見其殆戾戾乎難合矣僕非不
能匱勉食息坐玩歲月以徇執事之私竊恐三尺童稚
有咲于列百工雜隸之徒有咲于傍吾黨之士有譏于
後其將無所逃其罪矣故以書告吾子其試思之

答劉天一

天一奉廉友兄足下前承寄書示以近著序文若工善

發而視之則書辭有謙抑不自滿之意而序述有
不可窮之態非善學而志於文殆不能若是也然
足下不以示他人而惓惓屬之於僕僕亦何能為
一通僕又知足下其於孝道能極意表顯若此當
欲為足下少論白其所以而就途匆迫不得盡言
為之泫然以悲喟然以歎而亦浩乎其有感也何
不幸汨於科舉迫學成老矣而卒無所就又不幸
連蚤喪又不幸死客外遭亂十有六年不得返
何如其情哉竊嘗慨世之名為人子者平時待其親
無以異於常人矣及不幸而死方且汲汲焉計其
之奇贏以為已計而喪葬有不盡禮焉不恤也其
賢者則竭力於緇黃齋薦以誇靡其鄉人姻族至
其親之言貌志氣已日遠而忘之矣他日或有問焉則情然
直視不能舉一辭以對此世表裏而倫誼薄有不忍言
者今足下不死其親獨能忍衰執筆娓娓敘述之又
平不抗情文實茂辭氣悲慨有足感動要其平昔見聞
得於家訓能不失墜者如此夫既不遠數百里觸險
冒炎毒負遺孀以歸塋故里矣又思求托文字以圖不
朽如此者則夫人有子如足下所謂一不為少矣尚何
憾哉抑君憂而言不文禮也今則可以言而文矣

述朱美古人不廢而近世先正亦有自以其先世齋室
乎足下之善學而有述也但其中所書有所未備有所
不必有所可疑者四三條請為足下陳之夫九書時書
地書名氏書官皆宜謹而信今於曾祖曾祖所娶之姓
氏則書而名諱俱不書府君卒之歲月書而生之歲月
與享年若干不書府君卒之地則書而歸葬之時日與
今葬之地不書此皆所未備也府君既明經應舉則傳
註宜無不通矣而謂其熟童子問撫孤姪而教育之足
矣又謂其初欲為僧道此不必書可也又云上世為漢
校書郎向之後此未有的據恐難傳信且向仕漢三十
年居列大夫官為宗正嘗校書天祿閣矣固非為校書
郎也又云當五代時有為鈐轄者仕言因家焉府君其
八世孫也夫五代之時不論即汴宋九九帝南宋又七
帝合三百餘年迨今又百年矣而劉氏乃僅八傳而已
此大可疑也九若此者皆窒而不通宜詳審書之不然
宜為疑辭廢得古人傳信傳疑之意而亦無損於孝道
故敢據而商之嗟乎文之述也難矣惟言之於口而不
踏則筆之於書也為有章揣之於己順而安則質於人
也必達而可信不尔而欲以久傳無弊豈不難哉謹以
所為伏歸之足下而更正之苟足下不以為吝則學之
進也幾矣其前所示序文則尚當具論以少耐前書悞
悞之意固非徒以成足下孝慕之誠亦將以助足下好

古之志

與高永齡

永齡司巡文元足下前以慕望深切一來相見乃辱不鄙亟進而與之言若素所交通者無論孝問其襟度磊落豈不出尋常萬萬哉數日酣暢道德之醜雋文字之腴皆所未嘗有而樂於從聞者及登舟別去則又甚恨相見之不早而相去之若亟也日來為况佳否楚自別後以二十日離萬安二十二日抵家每把卷對酒徒悒悒重坦念耳妻姪本童駭無似而仁人之心發於聞見亟委重幣俾之從師推愛及焉僕也拜賜侈矣承既竹水茅堂或可畢力感哉何量茲發宋文鑑畧及南豐文畧各一冊奉寄看畢望即發回外錄先人墓銘行狀呈似前所許表文知推愛之篤必不靳也思賢堂記秋成後便當下手此盛事要湏我輩為之切不可因循付他人也有便頻賜教相望阻遠晤言何期切希慎重

同前

永齡司巡高君執事日者萬安孫生來傳至執事所惠書一緘及詩一軸得之且驚且喜誠以前此竊所願慕而不可得見者乃今得其教言併得其文字讀之其為懍懍可勝道哉竊觀執事所以貽教者始以鄉先正之所樹立者啓之於前申以鄉人之所嘗過稱者譽之於中又以今日之可以出而仕者推挽之於後勤懇

甚盛心僕果何以辱此於執事也惟先正諸公之文章
事業與夫操行節義遠矣僕雖不才竊嘗從父兄長者
與有聞焉然才質庸下未能以究所學又蚤喪二親遭
罹世變雖嘗一試有司而時過後發患難汨其心志迄
無所振低徊窮鄉祗益自悼而不知年數之寢邁矣茲
幸際盛明出塗炭又安敢過自矜重以取異於人乎
誠以凡今之出而仕者將必有以任天下之事而任天
下之事者宜必有以成天下之功副當時之望而後已
若僕之庸陋繆戾其於所仕既非所素樂者而於所用且未
嘗少試也則又安敢肆然妄動以取不才之譏而冒無耻之
責哉因自念夫人有尺寸之操未有不願自效於所知者苟
所知不見答猶將呼號以聞之况今辱其求之之切而
訪之之勤者乎則所以低徊固避者必有所不可而難
於言者矣昔孔子使漆雕開仕以吾斯之未能信對夫
使之仕者在聖人而信與未信在開聖人亦安能盡知
之哉執事以為士之際遇於今者亦已至矣斯誠有如
所云者僕敢不再拜以受教至謂無有後時之歎則固
非僕之所敢聞也而又謂將必有所俟而後出若安車
蒲輪之為者則古人敬老尊賢之盛禮又非所以施於
僕矣抑君子出處自有時命而凡有所願望而安排者
皆非也若執事之積學廣問能乘時以取功名而文翰
武畧無施不達固僕之所願學而求益者而亦何敢以

妄自擬躡哉異時苟得淬頑鈍飭固陋或勉效分寸以
追蹤趨軼之末而希光遐遠之下則仕似未晚也相望
不得即相見故敢以書復惟執事其終教之

與祝仁壽

仁壽驛丞契兄閣下日前率易進見極辱傾接連日坐
春風中使人不覺酣飫而周旋欵曲言議風度各極情
致信人品固白殊也臨別有贈尤重慙悚後聞使舟下
淘金旋復西上何勿勿尔邪蓬軒記文已畧就藁嗣當
錄上但恐疎淺無能發揮耳謝子良近承發人相快過
彼偶以事不及往此必老尤饒舌所致顧無庸之人果
何以辱於朋友哉因筆謾及子啓自有書相奉故輒草
此叙謝併致近况之候未間惟加愛以前光大不宣

答郭慶守

僕聞之古之所謂知己者惟管子鮑叔而已矣夫管子
之所為舉朝之人不之知之而惟鮑叔知之非惟舉朝
之人不之知之雖舉齊國之人亦不之知之則當時之
知管仲者何少而不知管仲者何多也夫共賈而分利
自多非誠貪乎謀事而窮困非誠愚乎三戰而三走非
誠怯乎此人之知管仲者也然而為貧也為時也為有
老母也非鮑叔其孰能知之哉管子既未嘗自言所以
然鮑叔獨探其情而言之在當時之人其不以鮑叔為
佞而阿附於仲者寡矣及其後策魚鹽之利修農工之

政而國無不富也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而謀無不得也
進兵楚陘仗義執言而勇無不勝也然後鮑叔之言為
正而有信而管仲卒為齊霸功臣使非鮑叔有以知之
則管仲毀於貧敗於不利而喪於怯也久矣豈復能少
見一日之長於後來也哉故古人之知己必論其遠者
大者類如此今則不然弃置大端習翫細娛睢盱腴臆
互相推上以同其好者為知己其不同者非之其亦異
乎古之知己矣况足下所以稱道而歎慨於僕者固又
非古人之所先急者哉夫書以記姓名詩以求情性文
以道古今凡具手口習簡翰而稍知義理者孰不能為
亦孰不能言也而各有其道焉其道固未嘗不同而亦
焉能以盡同哉譬之人之面焉其橫目豎鼻皆然也其
咲語食飲亦皆然也今不取其同然者乃遽欲以己之
肥而廢彼之瘠又欲以己之黠而譏夫人之哲也不亦
難哉此不足較也在我固不當以彼之毀譽為憂喜吾矣
况又欲因之以重足下之情怒我昔人有飲而醉于室
者行道之人過而見之以為己之醒也羣聚而罵之其
受罵者弗覺也而傍聞者怒罵亦何以異於此哉其荷
足下愛助之至僕非敢以此少足下也誠惧足下好善
嫉惡之心過重或反為其所動而不能以堅所守也故
敢以言焉抑君子知己之辱將有大於是者又不肖若
管仲之於財之於謀之於戰而已也自今以往其進退

可否則誠有望於足下矣足下其將為鮑叔乎楚也敢不知所勉哉足下明敏周慎蚤得明師又苦與人交其學日進如草木膏耕之滋長而人莫之覺也其德日修如江河波瀾之方漲而人莫之知也乃猶慊慊然以四十未聞道而見惡於人為可愧可感且又欲以僕為師法此不自滿足而過為謙抑以推夫人者也豈楚之所能當哉僕今年四十有九矣而行不見信於人學無成於已徒有以來謏謏之口若足下所云云者其感與媿又豈不浮於足下哉抑聞之文中子云上謏莫如自誇又曰何以上謏曰勿辯此古人處己之成法也既以自勉仍不敢辯惟足下其少安而圖之若所喻高文則不及見恐不曾將來尚冀終示也楚再拜

與歐陽仲元

仲元茂宰年兄閣下別去五年相望益遠中間音問闕焉弗修寔以無庸之人不欲以無益之字瀆聽固非敢慢也每睹家書屢辱垂問感荷感荷中諭望重中州政成二邑藹然流譽於荆楊齊魯之區信有學有用與時偕行者也承聞專人遠候令即淮過彼讀書此舉大當大當但當暑跋涉不無艱畏然淮雖年小稍亦諳慣可無慮也及見所與令即帖讀之有袞袞之文有皦皦之氣快哉其能言也敢不歛衽敬歎僕屏居如昨無足貽念自閑懶之餘才力單薄不能少有益於朋友之緩急

媿負多矣舍弟子彥近二月間為贛府起發至京迄今未有消息自餘州中朋友出處皆如常度令即必能詳言之故不贅及阻遠相見未涯九百為遠業自重

與張炳文

炳文徵君足下去年正月辱過從田間幸得接見而猝猝往來未饜文字之樂良重快悒今年春蒙寄書問及所撰詩文一帙書詞委曲懇至叙情宣志悼往慨昔亦惟感念出處之難裁合併之不易而過望鄙陋之不暇耳甚盛心僕何以得此亦何敢當此也方思所以復命而未得乃夏五月又辱遠來僕適以他出不得迎候及相見邑中辱所以屬望者愈切而愈深足下好德尚友之意厚矣而不知僕之非才也是猶青春華於枯朽之植覲夜光於瓦礫之遺不亦難哉僕也自少好學古人為文章蓋竊有志不幸中罹多故其英銳邁往之氣固已消沮摧伏於艱難困辱之餘精神已泯乎其無營言語已泯乎其無味矣而况於所謂文字者哉切觀足下之文知足下新功所到又迥非曩時所見聞者其間如復姓辨則婉而斷中平山記則潔而峻其餘磊落成章不愧作者詩則長短句類不如律而律又不如絕然皆致思清遠而製調高古其進而底于成蓋未可涯也僕覽誦再四方為之讚慕稱道不暇而足下乃惓惓欲僕為之一言僕何敢尔哉譬猶情農睹稼穡於大田之腴

拙工見短燻於廣廈之構愧汗奔走之不給尚何容喙
前承索書于文勉強塞命誠志荒手鈍不自知其不可
也念豐動渠無以報盛意輒少白所慙侑高文以歸惟
鑒之亮之幸幸

與李提舉

提舉相公希遠先生閣下前三年楚客廬陵之流江時
閣下適留禾川城中嘗冒昧一貢書以自通於閣下不
謂將書者至禾川而閣下暫歸湖南中間展轉通附遂
致沉逸使區；求通之心卒不得以少白則又亦嘗不
自悔恨以為當時不克躬修請謁而至此將欲更錄以
呈又恐復貽前失以故止之卒隱忍抱蓄以至于今其
惓惓蓋非徒然也今年夏始聞閣下留上麓而僕以七
月間先後改厝先人先妣於山中奔涉深峻抵冒炎暑
遂遘寒瘧久而未瘳既而聞從者過流江亟奔走求見
而單衣就道沾觸風雨舊疾復作遂爾羈阻良可慨也
抑前書云云者固將求以自通耳今則幸拜庭下瞻見
顏色故頤竊有請焉僕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
立言而立言者非立德立功之君子則言有不徒立者
矣夫言之立也難矣發之於當時施之於天下傳之於
後世而無不信其為言也非藹乎仁義之發必確乎是
非之公者也以故天下之士恒視其言以為法而凡世
之孝子順孫思欲表顯其親而勢卑力微無自發明者

則亦必有以籍賴憑托於言語文字之間以致不朽夫
賤之不可使貴也貧之不可使富也死之不可復生也
固也而一言之立有可以貴可以富可以不死者焉此
非發潛德之幽光而操天下後世人物之權衡者何能
以與於此僕之先人山林一貧士耳而拙於奔競勇於
自信雖湛浮鄉里若無以自異而操守恒凜然不可奪
雖呻吟佔俸若無以自見而所蓄積蓋淵乎其莫窺又
事先孝與人忠而敦俗急義老而不勌不幸蚤不遂於
科名晚弗就於著述而年不待志時與亂逢有足悲者
其子又謫步庸下不能自奮援趨時好取祿位以為前
人光顯顧其平生豈無一言片善可以自見者於是而
又不知求所以撰述焉是過快前尤而重其泯泯也可
勝痛哉敬惟先生學足以追古人文章足以名後世粹
然抱至美而無所虧挫屹然貞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蓋
昆罔燬餘之璞玉而鄧林雪後之杞栢也又能不受未
論以獎進士類不惜餘風以密振枯槁則雖其平生不
以毀譽為欣戚者亦將顯顯然有所屬望焉惟是先人
沒且十有六年而今年始克更筮十六年之間豈無赫
赫當路可徵一言者然求其八如前所云則未之見也
故與之言或不能見信而其所言又若不足以信於人
人者故寧閔閔馬歷歲時企其尊光忍死跋涉以有請於
左右也昔吾十世從祖德慶府君忠簡胡公為之誌十

一世從祖常德府君文忠周公為之銘今其文錄于家
乘者固炳炳然與金石爭輝而不泯也先生倘哀憐之
賜之一言則先人草野之名得托先生之文以不朽而
先生之文亦將與忠簡文忠並傳於無窮矣情至事繁
不勝惶恐謹錄前武岡知事周天與所為行狀一首乾
詩十一首及前翰林待制楊景行所為先德錄序一首
并錄前所附獻書一首通為一帙隨書呈上惟采擇幸
甚

慰鍾應龍

淵別數年可勝懷企仰惟令生君東巖先生蚤承家學
晚罹世艱名宗衣冠屹然巨壑允所以事親取友蓋未

槎翁文集卷之五

記

三友亭記

立雪蕭煉師於道院之西偏種竹數竿植松梅各一本
因隙地為亭以居之銘曰三友將以友乎此三者也余
嘗過之見師幅巾氅衣宴處其間顧盼左右入主出賓
欣乎若自得所友者或者乃不察徒聞而嘆之豈知道
哉夫苟能虛已以待之擇善以從之則天下皆吾友也
非獨人也天下之物亦何莫而非吾友也古之人友一
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與天下則友亦何常之有哉
師學老氏者也栖迹深密以同物之化游心高明以觀

物之妙則其於三友也取之必端矣使誠於竹而得舍
虛守甲之義於松而得葆貞抱樸之義於梅而得尚素
毓和之義則九老氏之所以為說者類於此焉觀之庶
幾乎不言之教無為之益矣又豈徒羨於外而忘其中
者哉它日偕歐陽仲元羅君子理訪師於斯亭之上相
與微吟緩觴弦白雪而歌清風但覺清者可挹芳者可
襲而高者可仰也余為之歛容降心而竦然加敬蓋不
獨慶煉師之得友而又幸余之寡陋者因煉師而亦得
以友其友也傳不云乎不知其人視其友於煉師信之
矣是為記

魁字大旗記

魁旗非古之士談藝而獲信焉好事者說之以旌於其
門者也魁者何按說文魁即首也北斗前四星為魁
好事者謂首選者因謂之魁獲信非魁也而亦云者
其色必謂謂之也其織無定文大小長短無定制而
而拜焉正黃非白重也其將登名於天子天子受
而中也西昌曰趙宋水科自得人為盛三元科與
制榜公而復與而世變作矣自延祐甲寅設翰科待
雲其白行首登甲第丁巳陳陽鳳繼之至治癸亥蕭
順千中雲瑞揚升雲又繼之天曆己巳曾百經之迄至
乙未科曾貫再貢二十九年之間登名者五人焉至順
正辛巳復與而小更其制歷三科為廣貢

而祀

則榜矣已前謹繼之丙申延與歐陽

獲

差科 後又十六年矣先時捷子報者率用黃紙

為小

百人書魁字入其門綴黃紙裂於風雨

聞昔

得鮮時獨樹陳氏世科旗於庭下蓋其家

故物也

復之六年里人龍煥仲章嘗慨歎曰吾

州素

多二科復矣乃未有衰然舉首何也有則我

當裂

於以榮修之衆曰士氣萎矣甚矣不可無以作

興之者

盡力成之君即市帛命工練製聞廬陵倫魁堂

木壁刻

大魁字為故宋狀元文信公所書遣人模畫以

歸乃取

帛斷為三丈二尺者十二幅攢貫為身中鏤青

帛為魁

字上規紅帛為星文其首別用通帛二幅為旒

長

交有咫牙鬣榛然其首幅之上端列為紐繫二十

有四

乃外為長繩係竿首而引繩循屬于紐間以注于

旗之末

使得牽制之摠用帛若干匹以丈計之若干用

工凡

若干日旗成藏于龍氏越四年始得揚植衆欣然

舉旗

周行市中時監州達理馬識禮政尚嚴肅不以辭

色假

士民聞鼓吹喧甚召入獎勞之見魁旗侈張而聚

觀者

衆因戒曰此學校盛事盍樹之靈星門外張三

而飲

之母褻易也自是旗藏於學宮壬辰寇亂有欲私

沒之

者既獲免乃復以歸龍氏癸巳得蕭繼以宮外

不及

設至是余二人者竊忝乃九月十三日復出

氏而

張設之時歐陽銘留龍與未歸家旗及門

氏而

張設之時歐陽銘留龍與未歸家旗及門

母而退然後過余珠林士友來會者五十人鳴鼓執纛豆及舉旗曳旂而從者又五十有六人由州學出南門聯舟渡江長洲大風飄揚焮焮兩岬聚觀者以千萬計時江西叅政全公摠兵自贛下駐快閣與使客將校臨觀而嗟異之江南父老言自為鬼時聞長者言張狀元時有魁旗渡江來今乃復見也旗至留余門者七日仰鄰喜助之至先立高柱於壠上乃以長索維旗竿斜置柱尾東西俯仰隨風而旋人望而偉之時周本世由七口水來報捷自携魁字小旗併樹其傍周云此大旗于言水所未有也已乃復歸于龍它日有欲序書延祐以不登貢姓名其上而未果也戊戌龍輿陷不明年子安成兵入邑魁旗乃亡于盜嗟夫于旂在郊見賢盛宅里之表風聲樹焉而况科第之儀文所存太平之盛觀所係其作興鼓舞之機深矣宜君子有所不廢也抑士之所以自表異於天下固有大忠大節如往時書魁字於廬陵齋壁者世或未之思也於旗之有無乎何居而旗之始作則不可以不書書之異其事也亦以彰龍氏之好德也旗亡而後書者惧其終逸也亦使後之作者有所興感於斯文也

遊武山記

歲庚子三月既望余絕江而北將取道武山過南溪訪蕭聃氏未行會寧都謝可用廖伯容自郡城來因與曾

元友歐陽仲元會飲于快閣約明日共遊山中且遣人
先往南溪告以後日當會雲峰寺至旦余拉諸君就道
適余弟塾亦來會時天色忽翳陰作出西門雨數點
如洒過文溪雨竟作衆欲遂休或者曰雨且旋止盍遂
往乎乃擁蓋扶行出庄村雨脚益繁望武山不可見諸
君竭蹶泥潦中有大呼欲返者有強挾以遂前者有悔
咎其初不遂止者有歎者有愠者道左有泰清道院咸
入而避息焉日嚮暮雨不可止可用元友仲元與予弟
塾四人者奮然攝衣辭謝先返余不能挽也因謂伯容
曰諸君逝矣如雲峰約何吾與若令夕第留宿于此明
日登山決矣比旦雨果止余與伯容真行霧中院有
士胡性元者先之晨氣凝蒸衣袂髣髴如沐登高立
見武山南角掀露雲氣勃然解駁而北且前且望色
喜而心動過金華紫霄宮右陳允寧者聞余來遊山也
欣然躡屩以從乃徑沓隴取道田陌間望山之東南以
趨延緣逶登陂陀稠疊林迴谷轉雲豁天朗而是山已
屹然吾前矣少進緣田脊蟻行地趨偃僂跼踖仰見其
上若有土垣者性元云此古所謂下寨者也其下為龍
王洞之左踰垣以躋忽叢薄間聞啞語聲則神與端
數子者果由雲峰至矣神首問同遊者安在余告以其
故為悵然久之乃追道鷄冠石由西華門入佑仙觀浮
丘王郭三僊祀焉廣庭敞虛連岡石翼大江橫陳境勢

宏曠可望觀後有鉅松數百株北行數百步其地平行
為白雲菴、壁舊有福寧劉府君題詩今菴遷于佑僊
之側廢址宛然其前為東園或言中有僊人迹石有基
盤石皆叢棘蒙密不可見道左高阜下即古臨溪寺故
址有方石脩直尋丈偃闔山半曰衣籠石、左復有巨
石中剖三之一若截肪然離而不仆曰試劔石循嶺稍
北有石室為北岩、穴嵌空有泉溜澗注其中可容數
十人有古石像若大士者故人名觀音岩或傳古陶皮
二僊人脩煉之所也出岩左數步仰視片石銳若衝牙
側出崖表曰禮斗石路極陡又陰泉沮洳前人仰面不
得上後人側足不能退有道童蕭禹珪者年最少樊綠
先登引衆客次第以進若魚貫然既登稍躡蹻石上俯
臨不測足跡、戰掉不敢注視云山下入禱旱者夜篝
燈器拜其上望斗間有光輒下山則雨隨至矣又循山
陰上陟絕頂曰武婁岡世傳為武姥飛昇之所山崦間
為仰天湖又折西行兩山間將逼梵雲庵見傍有鑿石
隙地町、者云昔人避亂所居其邊崖皆築以亂石所
謂上寨者是也又稍出山坳有石甃深廣可三四尺泉
滂其中曰陶皮丹井雨旱不加縮飲之甘冽可以已疾
傍疏小溝循山勢以逸注于梵雲庵之厨庵面勢幽阻
有奧挹深群峯犬牙若環壁壘舊有板刻宋江淮運使
張泌賢及松菊老人劉敏求詩前有山茶古梅二

春冬時霞披雲翻縹緗山谷人疑其僊境云循庵右數
十步出風門口為西巖下為虎穴皆石壁峻空下臨險
絕不可登降草間有石虎石龜負蹲踞之狀可指而
見也日既暮將過雲峰不果乃復經仰天湖由東南下
崇阪返于佑僊已鳴鐘見燭矣道士胡雲山飲客松樓
下有獻山茵者大如斗白如雪輪困肥脆食之甘甚
夜半就寢月色斜界窓紙松風號呼如虎示不能寢也
晨起出西華門而右將過雲峰出蹶龍洞有片石方
廣八九尺路經其上若石梁然險滑幾不以肥度同遊者
先過南巖余獨與數客分路下釣臺石望六珠泉並釣
臺以西上出山平復與諸客會于雲峰寺之後有石徑
縈迴數百步可傍通而入楓柯株櫟交雜羅蔭下有亂
石壘磴如魚鱗時見紅葉間錯如綉僧名覺生者踉蹌
出揖客拾級先登首至一小亭聞欄檻間泉錚金玉
聲已斐然如滌稍入畫廳又比躋層閣觀流泉或陶甃
為竊功置山半引泉出吻中承以剡竹建入池中潛行
出亭左注焉豬為兩窪高下殊區飲濯異需有小魚泚
泚時出石間其亭閣深靚極可遊息結絡綵布因地勢
為向背右折南為正殿廊左有宋景定間重脩寺碑撰
文者國子監簿陳年書丹者故衡州通判劉奎余六世
伯祖也通判未嘗為州而此云某州者恐誤耳載寺
建於唐延和間有曉了禪師能伏虎者嘗駐錫而去寺

基凡一再易而始定于此理或然也循廊出山門坐覽
平曠見贛水紆折若擲練而下金涵玉映光入庭宇其
外則萬安焦原與州西東浪川諸峯青出天際邈若一
髮而牛吼粵臺層岡鉅石踞伏如兕簸弄烟濤控帶洲
渚風帆雲鳥景態畢陳其高聳宏曠如佑僊而又過之
余為之久坐而不能去以為竒觀將盡於是矣覺生曰
辱諸君幸臨當為作茗供乃復篋客出山門折而左上
山後獅子峰觀補陀岩石特立數丈嵌頂而峭趾有
方石橫壓其上為石鼓或名為飛來石前為觀音閣
故基其陰皆巨石聯絡相亞稍東數十步有崖壁峭立
前可憇三四人曰屏風石嘗夜半崩墜山下如轉雷聲
聞數里今猶偃閣地上呀若陶穴又並崖而東得石洞
為出水岩左石泐而虛有泉涓然淙于地中不見其
出蓋泉源也覓竟復出補陀後西度嶺脊上虎鼻峰峰
頂有黑石百千叢植其上鋒芒嶄然若卓巨筆蓋是山
西南之最高而秀絕者乃由峯北循故道過西華下筆
巖望南溪以歸至山半過高明壇躋石徑而入屋數楹
極清整藤蔓翳蔚深不見人有鬚鬢童子摘園茶獻焉
出云下又數百步有窟伏于地中云有石房名十八間
始循一門而入甚狹其迴曲次第廣狹不等土人常持
火繩索而入云每間各有窓穴上透天光見石床具在
然人不能常至也又西北過天寶壇飲潭道士酒諸

醉歸爭戴杜鵑花行歌松林間暮抵山下之臨溪寺而
休焉狎謂茲遊不可以無述余以為神僊修煉飛解之
說江南山水之窟徃；有之其傳訛傳會要皆不足辨
竊自歎生長是州幾四十年若是山近在眉睫徃來不
啻東西家有泉石奇勝如此而不知豈不可愧恨哉且
方與諸賢之為茲遊也直旦夕跬步間耳然或阻或率
或散而不能以直遂况遠在於數千里之外與夫懸待
於數十百年之先後者哉惟古之君子居一鄉則友一
鄉之善士孟子不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乎武山者吾
州之東山也然則欲登泰山者宜必自此始矣是遊也
始由山之東南而趨東北復自北而趨于山之西以返
于東南復由東南以趨于山之西南以陞于西北復循
而返于山之北以歸先後凡三日同遊者九人所見或
不能盡同要亦各有所得焉善奕者鍾某蕭叢供茶者
禹珪善歌僊游者伯容飲而不醉者胡性元陳允寧不
飲而好吟者珣與端也其喜游觀偶以疾而不飲者則
余也

遊湖山記

乃四月朔余第墊以余嘗遊武山而未獲偕也與永豐
劉天池冒風雨登山既抵西華之伏僊觀則馳書南溪
邀余與前同遊者俱來會暨抵山中雨三日如霧不能
出四日雨止始與客下山過蕭氏見郭君與恭君尚

友好奇士也欣然謂余曰諸君之遊武山也既矣有潮
山者唐武德中浮屠氏四祖某禪師嘗居之夜聞山下
有聲如潮故名其泉石又奇蓋往觀乎衆欣然願往君
杖屨諸先命家童載酒具箬箬以隨將不但潮山止也
晨出鼓樓岡下經羅墓卽誌所謂甘羅墓者然無所於
考進登梅塘寨出梅將軍廟下經山塘口望高霄寨遙
見數峰入雲巖然有深窈狀然遠而莫之卽也薄廣途
出石獅岩下抵石逕登喜沙嶺吾劉氏祖墓在焉回眺
隔江三泐諸峰皆秀拔如笠下臨奔湍莫可褻玩晚退
飲溪南郭家庄暮抵白竹山下而休焉明日將往潮山
適郭君與紳為催科者所厄余弟復以疾作先返余獨
從舉正及謝山人偕詠師與天池凡五人者往焉出小
橋過泰清塘觀石上人馬迹次石塘有蕭學文者聞予
與客至要諸途而飲食之是夜留宿城南田家隣有王
老翁者嘗往來潮山間請先塋焉明日過岡頭行田陌
間北望山頂有奇石數尺纍纍若人馬狀入灌坑有羅
氏者同居九世矣余望其居而加肅焉由灌坑將入山
聞山左有趙家墓余亟紆路先往度平岡半里許見有
雙石柱方趺而觚表高可七八尺相傾倚蔓草間上刻
勅賜旌忠廟神六十字其下彷彿有字皆漫滅不可辨
山之窪有土墓焉意先宋皇族所塋但所謂旌忠廟神
者為不可考耳前入山徑有石鋪然在

右有方石若屏風然余由左下之麓緣微徑而上
步忽平陸中開溪水交注問之則云昔四祖開山下有
聲如潮而上謂之潮山此其山口也乃循溪流折而
北其西岬諸峯皆石骨疑黑如積鐵斷而獲連其圓而
宛曲者為如意岩竦而虛嵌者為通天岩中刻為小
洞可容一人坐其頂中泐而下墮有泉上出若撒萬珠
濺岩腹而下錚有聲又轉為圓峯高踰百尋石乳鱗
綴若懸鍾焉傍出石筍高與峯若若擘而欲離者下有
石室設四祖像其中俗傳岩畔有手植松今不存矣其
東岸諸峯多土而少石水潺湲其趾其圓者為猪頭
蹲而踞者又若虎與狻猊兩厓之間皆平田沃壤宜晚

稻山近人往之有僧籍耕之蓋僧散已久無與校者選
見北向林木合谷幽翳不可近但覺溪益深山益密橋
絕路窮不見人迹叢蔓荆棘遮蔽屋澹微聞水聲激々
在其下余躡石攀緣上出叢薄忽得山門翼然循階以
入見殿堂廢址皆瓦礫漫覆前有石甍浮屠相傳為唐
則天時舍利塔方趾而七成有古藤骨絡其上又入為
法堂上像三五皆傾仆骨立無復倫次有鍾懸木簾間
視其識文乃宋淳化五年所鑄其寺則云潮山寶華寺
利護國禪寺時潮山尚隸龍泉之和蜀鄉不知何時又
并入西昌也寺後絕頂有觀音石其中峰高且圓者名
大佛座其西有小峰秀出而上夷者名小佛座舊傳岩

下有石穴日出，盥少許，僅足充供，無有餘者。或訝其少，加鑿之，盥遂不復出事，有無不可知。似亦足為貪者之戒也。寺右有小徑，可通後山，然去之益遠，日晏不能復。進笑谷迴林轉，時聞啼鳥與伐木聲，相應白雲中，不知遠近。惟見山花野芳，高者結雲，下者彌谷，蔚々芊々，雪縞翠紛，峽束峯連，玦旋壁拱，外箇中深，烟霞糾錯，疑非人所居也。余與諸客盤桓，不忍去者，蓋又之因念世亂十年餘，而深山古剎亦廢壞如此。况圍於都邑城郭之近，且盛者乎？乃沿溪而出，煮茶於如意岩下。田父家，循石嶺至山口，得故路焉。東過刀塘，訪灵岩寺，毀僧結茅築土散處其傍，岩壁林立，門左有古木根蟠石上，如絡其陰，有暖婆泉出焉。抵暮，仍宿圳南田家。余與西人者，蓋樂而忘疲於歸之二日，乃述朋遊離合之故，感今昔廢興之跡，著山水奇奧之狀，為湖山記書其一，以遺同道，而未果者，留其稿，將以時遊覽而自釋焉。

高溪書隱記

王君子啓之適西湖，既三月矣，余以索居之故，悵然念之。又以為君之英俊，仰光耀之才，一旦遠去，親故而栖于荒閑寂寞之濱，其不能以久處也，審矣。或者曰：西鄉山水之勝，君固將遂之，而樂之以忘歸也。他日以書來告曰：鄉之西有高溪，其源發于湖湘之南，盤澗抵壑，逶迤曲折，凡數百里，如演而為米，溪其清而冷也。可砥肌

骨而鑑毛髮其深立曰為潭為狀其淺者為灘瀨其廣不
數尋引土人率支江聯江緋引畧仞以通樵牧水澁鳴
其下瀟泓黝黑過石有眩慄有解子如棄足容四三人然
篙楫不常具也有小白魚潛行石空鬣尾揭然與水
衝薄恒不得息食石漿而腴取以為蕘不事鈎罟秋水
縮時可鑑而拾也一兩厓有山嶽崑沉浸蒼翠流動群木
交翳鳥鳴其陰時雨過草豐林香山花斑駁如綺筵戢
戢生石間紫巖天出如玉可採擷以供朝夕田沃衍彌
望泉流交騰秋稔谷非甚旱可以饒穫自余之西也
邈乎與世遠而惟楚溪之安有好事者為我闢館其上
為游息之所因命之曰高溪書隱子幸為記之其有以
識予情之所以夫嗟乎君之為斯名也美矣然非君子
之所願也方海宇清寧賢明彙興其志氣所至殆猶驊
駉康莊鷗鷺雲表翔騰瞬息萬里豈常有山林一
日之遐思也哉今其由然茲溪之上與高深幽索者
同其懷與鮮榮盛麗者同其情與端孺肖翹同其趣此
固士君子不遇於世者之所為也而豈世之所同適者
哉彼馳騫乎富貴利達之途奔走乎車馬塵土之場者
固自以為適也一有不得則戚焉以悲嗒焉以喪繫
然無以為歸其能脫然有一日之樂如君之所云者乎
抑聞之惟君子能不溺於徇世亦不果於忘世故曰山
林之士往而不返者君子譏之信斯言也異時其無負

英偉振光耀而起于茲溪之上者尚有徵於斯文哉請以復於君因述而為之記

紫霞滄州樓記

昔許僊之祠曰鐵柱觀直豫章閩閩中神居葺嚴深宮高墉如在天上然周限通衢雖才地無容於闢其西廡為道寮鱗次嶺比又市賈區列其前麗雜喧囂特甚於是願真堂有德昭左鍊師今提點王隆者題其樓曰紫霞滄州而後是宮之玄境勝趣翛然迥出乎埃壙之表矣君嘗請于前宣文學士周伯溫氏書之而屬余為之記余來豫章數過左君而登斯樓焉樓之位置前與鐵柱亭對峙深廣不啻尋丈而䟽明洞豁金光玉絮上軼玄景下隔煩囂使人飄然有遺世之想則君之名斯樓也有以夫夫霞者陽日精氣之所騰而滄洲則群仙之所都也陽暉欲升海色嚮曙清華之氣蒸而成文其可即而攬之乎彼臺觀風物珍奇盛麗而茫々海宇去人萬里則亦善言仙者之所寓也古精鍊長往之士遠矣千載之下雖志氣高朗如太白者猶不能忘情於仙游之想矧寄迹老子法中而嘗游心於高明之境者乎蓋嘗與君遠引而周覽其東則梅仙彩窟之舊宅其南則龍泉太阿之故墟也其北則龍沙之鯀 鯀宮亭之浩渺其西則洪崖天寶鸞岡鶴嶺之所會而亦旌陽之故宮也其雲霞絢煥朝升而夕爍若旌旗之自天而下若神

劍之燭天而光發者今猶昔也而洲渚島嶼迴泐出沒於帆檣花木之區蛟龍霧雨之鄉凡可玩可挹可嬉可遊者將一俯仰而得之軒窓几席之上矣寓言云乎哉風清月白之夜子吹簫其上冷然金石之音老僊來歸視其故宇日滄海之揚塵慨雲霞之變滅將必有頽飛珮騎鱗鳳而往來於斯樓也君其俟之

其樂堂記

歲庚子冬粟原羅君允道作新堂於屋東徧明年辛丑三月堂成取夫子美顏子之辭名之曰其樂介其友蕭雅言以記來請且曰方堂成時子嘗過而覽之矣又知我者宜為記勿辭夫堂可記也其廣狹高深之度經營工力筭計則匠徒能言之亦屬工者能知之書之宜難者若其樂所以名之義則雖近世大儒若程朱二夫子猶引而不發或發而未極於言余何以記之哉雖然聖人之道大矣而嘗所聞於父師者則固亦未易以言語形容也夫顏子之樂顏子固未嘗自以為言也聖人言之聖人誠見夫顏子於其言無不說而學其學至於欲罷而不能是必充然有得乎其中而非外物之所能奪者聖人安得不稱道而歎美之哉抑天之生斯人也秉彝焉有良貴焉有高明廣大者焉人亦孰無此樂也然而昧者沮之欲者蔽之貪者喪之日嗟之感以求蠱於宮室車馬飲食之間彼固自以為可樂也而不

知其所憂者大矣。人道質美而行脩，閑居讀書，蓋泊然無慕乎其外者。其必知博文約禮之所從事者矣。登斯堂也，精深而思之，靜定以存之，清明以將之，優游怡愉以適吾心之泰，俯仰詠歎而歌古人之詩，夫然後知聖賢之所樂者，舉不離乎日用之常，而世之所謂富貴者，曾何足計哉！抑斯樂也，自夫子言之，十五百年之後，而程子始引之，又百余年而朱子始發之，言之若此，乎其難也。羅君亦嘗玩味而有得於其所已言否乎？若余者，竊聞而慕之，方思求其所以樂者而未得也，而况於言乎？然不可無以復於君也，輒舉先正之緒言而繹陳之，因雅言以質於君，或有以文正焉，請書以為記。

卷之三

中記

不臨江山谷之民得異草以上干縣、異
送于郡、送于省若憲時素州盜猶負固

自以賴兵討之而未發者省命圖其狀以送之且言其
也當時游談之士以詩文相頌美者無慮

持為徑兵此也當時游談之士以詩文相頌美者無慮
百教矣明年送以卿貢江西將赴春官適省中其人以

前三年兵禍送以卿貢江西將赴春官適省中其人以
二四年兵禍送以卿貢江西將赴春官適省中其人以

為斯三三數也其在當時雖容有好奇之過而諸公性
亦可悲矣然又竊自思以為禍變之作未

治之心

有甚於斯時則天地間和氣之烈融浩氣者又寧不有
重蒸凝液之滂復者乎歲在庚子人讀書武山之陰閑
生於石塘蕭氏故居之址蕭氏詩文獻家
也。異草之生固宜余他日過而見之則連轆輪困大
者如異鱗鳳小者如羽蓋如金元其草餘皆亦黑堅
質之美蓋又有過於余西江所見者而
反焉夫草之有芝種人之有賢秀也謂之
謂者不謂之賢者固不以
論之凡賦賦
出也然六右
衡為五局修
非偶然者人今
進之所蹂躪亦
不

廉之間為好事者之所剽掇繪錄以矜耀於斯世獨由
然與蓬蒿瓦礫併處於林泉寂寥之濱而得以全其天
和持非幸哉雖然國家將興必有右禎祥學文蕭氏之賢
者也其父母及其祖母皆淳龐和靜鄉鄰善人其附庭
子弟又皆娟秀美好方勤事於詩禮是天將與其家而
未艾也夫為孝子而瑞於家為良臣而瑞於國蓋其
必有當之者矣君其仁以滋之石以培之必有鍾和蘊
秀以濟太平之運者豈徒為草土之芝蘭而已哉

輿國醫儒傳學記

清江陳侯某為國之三年既而
宛志民相鄰某乃大備孔工

有甚於斯時
重蒸凝液之

有異草二本

也

者

室

誦

賢

論

出

衢

則天地間和氣之烈融滂沱者又寧不有

泐復者乎歲在庚子人讀書武山之陰開

生於石塘蕭氏故后之址蕭氏之文獻家

生固宜余他日過而見之則連輪困大

鳳小者如羽蓋乃全又其堂餘皆赤黑堅

才質之美蓋又右過於余西江所見者而

反焉夫草之有芝獨人之有賢秀也謂之

矣於人笑謂之芝豈不有異於草乎蓋當

之和委於物而自行固將無所擇於地而

非偶然者八合

進之所跡

廡之間為好事者之所剽掇繪錄以矜耀於斯世獨由

然與蓬蒿瓦礫偕處於林泉寂管之濱而得以全其天

和將非幸哉雖然國家將興必右禎祥學文蕭氏之賢

者也其父母及其祖母皆淳龐和靜鄉稱善人其時庭

子弟又皆娟秀美好方勤事於誥禮是天將興其家而

未艾也夫為孝子而瑞於家為忠臣而瑞於國蕭氏其

必有當之者矣君其仁以滋之而母以培之必有鍾和蘊

秀於濟太平之運者豈徒為草土之羨觀而已哉

與國醫備儒學記

清江陳侯某為興國之三年既西教賦均後城籍矣保

先老民相運鄰冤矣乃大備孔

中崇諸夏文明之教以無負方以知權任之意以無誤邦
人羣性之常懷為政誠知所本以以接廟學在赫北隅負
山面城外門俯進民舍紆道旁山前未有闢之者其正
殿門廡中更脩葺僅完獨講堂官以他材改為之傾壓
將弗支而曩時所謂尊經閣在講堂後高臺者已蕪沒
不可考矣至肄習無以為居餘人無以為廩狼藉白簡
教地弗張侯惻然曰是不可以設邦人也今則是職即
考圖書基度材庀後首撤大成殿簷阿之撓齒高揭而
重覆之北為尊經閣以度群書下為講堂九十有幾楹
高廣若干尺南為靈臺門又南創為泮宮亭之前鑿

地為池規其半倣古泮宮之制正途中闕直臨城陰庭
陛之高蓋可仰而歷也戟門左為廳事五楹以居春秋
朔望之有事者又為廡屋若干楹兩廡之北為齋居東
曰某西曰某閣右偏為二程先生祠左為先賢祠又左
為學官廳為庖湏之舍東廡之前隅則靈官祠在焉其
他朽腐者易之漫漶者飾之傾偃者葺之而規制極弘
備矣至於禮名儒以為之師立學規以為之勸暇即躬
造講庭引群弟子考程誥義至懇不倦他日察其勤
者則加燕勞給筆札以優異之其惰而弗率者亦緩期
以冀其改不加怒焉由是遠鄉僻壤不遠數百里的咸
遣子弟來學人始知有敷道之美既又恨學賦之玩弊

也乃遣士屬祝田之隸各鄉者圍其廣狹方圓之形編
以為籍使不得欺又勸增新入之田若干石又築學東
之隙地為齋屋九十有八間為齋錢歲率五緡通計
之得九十緡收其入為養士之助其立心遠且厚類如
此夫豈世之傳舍視官府徒飾文具希時譽者哉夫嚴
聖人之廟祀者尊其道也尊其道所以崇其教也其道
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而教者所以使之循其常也自兵
變以來紀綱或淪於殘暴而仁義未泯於天性非賢守
令有以尊崇而作興之吾未見其為善化也方下車之
初四郊警告適聞日慄焉率其民以從事於樓櫓矢
石之間瀕萬死而守益固故寇再至而再郤之既而極
更張條理以選定其民而日不暇公矣此廟學之修所
以見於三年之後計侯之心曷嘗一日而忘斯舉哉今
顧瞻新庭翼翼魏魏聖神赫臨過者起敬而况儒其冠
裳出入是門由是路者亦曰幸於此亦忠於國敬於已信
於友而巳斯聖人之道也令尹之所以教也斯邦人父
兄子弟之責也毋徒誇詡宮庭之出允羨饒廩之豐厚而
已哉是役也經始於某月日告成於某月日董其役者
邑儒士某也

長春道院記

古遺世長往之士恒有休憇脩習之所彼豈擇而取之
哉感化而冥合聞風而景從蓋有非偶然之故者若夫

長春道院之建是矣方之外有蒲衣道者曰方丘生
遊臨川吳文正公之門旣而師事李西來於武夷山學
全真之學有來者故金蓬頭之高弟子也久而去之居
龍虎聖井山之天瑞庵又去之浮游江湖見東魯能仁
叟崇明性命一致之要其說與金契復歷叢林究境崇
旨遊四祖見平川濟公玄解木牛之機登雲居見小隱
太公竟悟斬苗之旨大復告之曰龍蛇混雜必須尋箇
休歇處後得安成之武功山而休焉武功者晉葛仙翁
鍊丹處也日月之所蔽虧風雷之所震撼懸崖絕磴人
迹罕至生築室其巖若將終身一日忽棄之去衆咸駭
之未幾兵起武功燬焉去而之豫章止快活林復曰茲
城繁庶已極詎宜久居又六之將歷崆峒梅嶺登羅
浮以絕于南海焉其言曰王道教以清淨無為、宗旨以
一瓢一笠為身具然昔有立長春吾宗師者啓神武不
殺之機有功於生靈多矣今其教將自北而南乎他日
由巖之興國見令尹陳侯興語大奇之乃止之曰子雲
水徒也凡一山一水無不可以遊息者何拘、乎羅浮
之求哉一日由南郭登金鷄冠嶺而眺望焉土人云其
下嘗為鍾氏圃曰芳所長春者廢矣生聞而歎曰茲長
春遺識乎吾瓢笠之緣其在矣時鍾氏有某者樂善
人也聞之即慨然以其土施之侯乃卜日理基為營宮
室一時材植工徒之盛若川輸雲委無不翕若中為正

殿祀天神者九九楹高若干尺前抱廣廊旁翼兩廡殿後為堂曰會于一東為小廳曰有何不可又東為小室曰幻寓西曰葛藤窩皆休息談燕之所前東摠為高門榜曰長春道院兩山之厓繚以長垣引以廣塗帶以松竹蔚然深秀誠仙者之所居也其院南少西數十步有大池焉方廣數畝措石起亭曰清習可臨可眺而翼乎其前者則慈祐寺僧振遠之所作也振遠龐質而習靜類有道行者而邑之名之曰羅君某允卓以文辭著

林生日與二人者游蓋甚相好也他日方丘生又將於殿之西作新祠設陳侯之像于中復為己與二君之像于東偏以著一時會遇之雅且昭不忘焉夫鍾氏之圃

池固嘗盛矣

然卒淪棄為無用之地一旦起

其名號之清

雖若適然而陳侯嘗創之功

昔顏魯公為撫州刺史凡管内名山仙宇如

皆為之大筆深刻于石故五六百年間莫敢

豈惟莫之敢廢其高風浩績足以媲美乎

然哉吾見其道明德立山益高而水益深也

去而遠遊其所得於先達異人之餘論宜

矣來者因是有聞焉則長春之教所以

於興國者其在茲乎經始於癸卯三月

某月日董其後者曹可武張茂德而嗣

玄元素也

旌陽道院記

三台山在興國縣西一里而近有三峰焉其中峯
委蛇東北行西西復折而南峙故謂之三台或曰
山故為道觀有遺跡焉先時土人居其傍見夜常有
光乃去之既而邑人有鍾生者頗慧而好修與同
平觀之道士曰楊質以誠曰王謙順曰劉念時憲
既而得淨明忠孝之學將施其地結茅其上祀無
講習焉既闢地矣會兵亂而鍾生亦去世乃不果
癸卯泰邑令尹清江陳侯某觀別于西郊過而
愛其深而高曠離絕塵囂因贊之曰是可以祀
乃卜日審向夷高基比斷地數尺得古銅器
人咸以為異既而植表而壘鵲翔挾石而其泉發玄風
始倡嘉應咸集乃度材庀工首為正殿三開祀旌陽許
僊其中而從以玉真劉真人暨諸宗師前為三門旁列
兩廡東為講堂後為道寮又東北為亭曰放鶴又為雷
壇於後山之頂復為亭曰有雲然後是山之勝無不畢
獻而玄宇之成日備經始於某月日告成於某月日候
綱維之力蓋勤焉余聞四山玉真劉先生初傳淨明
忠孝之說於許仙其所謂降臨會過者余不得而詳之
惟忠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而民之行亘古今天下人之
所以為人僊之所以為僊者修此而已矣此而弗修人
且不可為而况於僊乎故守而明之又學者之微旨也

由是祀其所以立教之師。田是居其所以講道之賢。道院之建豈徒聚賢揭鳴鐘鼓已哉。而陳侯所以表創於茲山者亦曰誠心之發。而忠孝之感焉耳。則後之居是山而奉斯祠者宜益有所興起於方來矣。昔旌陽之僊去也。謂千二百五十年後。五陵間當有弟子。八百人出以圖吾教。以其時考之。則幾矣。安知其不有在於茲乎。以誠玄悟穎異而疎放。不羈與人。交其語。默去留。恒不可測。然聞有高尚之士。雖百十里不憚風雨寒暑以求即之。否則終歲與居而名世。一不知也。又平居好接言。今陳說忠義人有過。至面折不忌。時喋若醉語。及與之飲。乃終日未嘗辭。常襟一布袍。飄飄然行歌市。童童子或指之曰。顛道性。大咲而返。其類有道者歟。順聖時憲。與其徒黎日昇。又能力耕山下田。以自給。至輟耕即讀書不休。其才質之美。蓋故儒家子云。

鍾廷珍翠庭記

余年十六七時。客授興國鍾氏。鍾氏群季中有廷珍者。清脩端謹人。也。顴頰玉色。鬚髮漆黑。眉目如畫。衣冠袴翼有容。予幼工而愛敬之。暇日過其庭。見有若蘭芷若菰蕙。修葉業業。以植。以巨盎羅庭戶間。前復累土為臺。高下有成。又以小盆盛水。錯列群石焉。有銳者有拙者。圓者偃而中。正者跂而雙峙者。若蜂窠者。龍鱗者。若浮屠者。若獅虎。嗚呼。踞而睥睨者。高不踰尺。大不盈握。咸有奇

由是祀其所以立教之師。田是居其所以講道之賢。此道院之建豈徒聚賢禱鳴鐘鼓已哉。而陳侯所以表創於茲山者亦曰誠心之發。而忠孝之感焉耳。則後之居是山而奉斯祠者宜盡有所興起於方來矣。昔旌陽之僊去也。謂千二百五十年以後五陵間當有弟子。八百人出以圖吾教。以其時考之。則幾矣。安知其不有在於茲乎。以誠玄悟穎異而疎放。不羈與人交。其語默去留恒不可測。然聞有高尚之士。雖百十里不憚風雨寒暑以求即之。否則終歲與居而名姓一不知也。又平居好援古今陳說。忠義人有過。至面折不忌。時啾若醉語。及與之飲。乃終日未嘗辭。常獲一布袍。飄然行歌市。童孺子或指之曰。龍道。性大咲而返。其類有道者。歟。順聖時憲。與其徒黎日昇。又能力耕山下田。以自給。至輟耕即讀書不休。其才質之美。蓋故儒家子云。

鍾廷珍翠庭記

余年十六七時。客授興國鍾氏。鍾氏群季中有廷珍者。清脩端謹人。也。顴頰玉色鬢髮漆黑眉目如畫。衣冠袴翼有容。予適工而愛敬之。暇日過其庭。見有若蘭芷若蓀蕙修葉業業。以植以巨盎。羅庭戶間。前復累土為臺。高下有成。又以小盆盛水。錯列群石焉。有銳者有攜者。圓者偃而中。重丘者跂而雙峙者。若蜂窠者。若龍鱗者。若浮屠者。若獅虎。若踞而睥睨者。高下踰尺。大不盈握。咸有或

穴貫穿植必用草負其四時綺之蓬，然若虎鬚之凝
鳳毛之濯，而蛟骨之蟠蛻也。或者嘉其慕尚有同於昔
周元公憲，不早不除之意，摘取朱子贊語中書翠庭二字
以揭之。當此特諸老先生為言其義甚悉，余方欲日相從
讀書鳴琴，共間以賞之。會有東遊之後，不克遂然。未嘗
一日不往，亦于懷也。去之二十有七年，予始重來。過鍾
氏而觀所謂翠庭者，則其生植之盛，美固猶前日也。而
余憂患之餘，已無復曩時獨察君年日邁志氣不衰而
鬢髮亦皓，乎其星矣。豈不重可感哉！他日君舉酒庭上，
屬予為文以記。因謂之曰：往者戊戌夏暨前年辛丑冬，
逮壬寅春，四境兵禍之荐起而環攻者，亦甚危矣。當其
時青山赭而為童，巨石鞭而流血，其為枯槁憔悴，蒿目
而薰心者，可勝言哉！若斯庭之亡，恙固宜為君喜且賀
也。又何記敢辭抑君之身吾見而信之矣。君之子若孫，
其益務所以滋培之，則鍾氏芳澤之流，其有既乎。

捷翁文集卷之六

記

興國縣脩城樓記

歲癸卯正月甲辰興國縣既浚城之隍乃三月甲寅又大脩城樓戟屋示戒備也城為門者五門外復各為甕城以包絡之設重閤焉內為正門累石立楹上出重屋凡若干楹高深各若干尺城周圍三餘里三十步復為列屋以周覆之凡四百六十有三間一千八百五十二楹工役凡若干食粟費若干由是垣墉環顧廬舍翼張土石無圯裂漂蝕之虞居而守者無風雨矢石之慮凡遊其中者如行通市如息廣廈瞻其外則將乎其蔽

正奕、乎其聯屬而不絕也。縣雖小城，不亦壯矣乎！於
是西隅蔡某以嘗從事於屬工之役也，則來求文以紀
陳侯之嘉績。余時過而見之，其何可辭！夫城所以域民
而保險也，而其患嘗在於難守而速壞。既浚其池而立
之門矣，又重護以甕城之固，既建重屋於門之巔矣，又
周覆以列屋之深，豈非防患於幾微，貽慮於久遠，必不
使斯民有一日之弗安者？矧儼然萬山間，羣飛鸞峙，又
有以折其凌噬之心而起其敬畏之意者乎？侯之用心
亦勤矣，是役也用民之力而不自以為勞，因民之財而
不自以為費，何也？役興於上而利達於下故也。侯字文
彬，清江人，明敏剛果而綜理周密，蓋能憂民之憂者。其

為政先備類如此云

三檀寺興復記

興國縣城西門外有佛寺曰三檀寺，其地接開闢之交，
據山水之會，當園池之勝。盛長廊廣殿，樹幡幢，
鳴鐘鼓，演梵唄，為國家祝釐祈福，辰昏濟于然曳，
履披緇聚而食者常數十百人，而金碧鉅麗，煥然與山
川風物相映發，噫亦盛矣！其始創於李唐，本名西山寶
勝，永泰院宋治平中始更今名，祖殿脩於南宋之紹興，
辛癸繼脩於有元之大德，庚戌寺道猶有用，和者嘗抽衣
皆贖瓦甃，重覆之，則後至元之已，亦也。至正戊戌始
燬於兵用，和不憚艱勞力營興復，既審完矣，辛丑冬。

馬斷礎荒甍歷亂遂榛間其徒至無以自庇過者咨歎
用和慨然曰我佛以一切有為之幻寺之成壞備否在
佛宜無所與也然事佛者恒以莊嚴布施為大因緣而
持心不轉退而精進之警策今我不以荐燬故而生怠
慢心且如來遺教謂佛法付之後之責而有力者其果
然乎即以其說請於令尹陳侯曰是為國祈祝之所
不可以不理矧其教固能誘民為善者乎即捐俸為邑
民倡命邑人曾某董其役而經紀之以癸卯某月日興
役某月日告成為正殿為門廡為僧舍為法堂為庖福
之所莫不以次脩舉材植柱佛規制宏麗而工役以齊
鯨搗以時用和於是役蓋勤焉余時適客是邑獲覩
茲事衆咸謂是風也有溢於前無慊於後有足稱者而
用和又數以記入為請余以為古今盛衰興廢亦一常
之有然天下之君子勸於成而沮於喪者皆是也勤勞以
致成而遂喪焉斯沮矣屢喪而不沮且能終致其成
者蓋尤寡充是心矣以之為國家天下可也豈直事佛
為無違而已哉則寺之興復也宜書之者所以表用
和之勤又以著陳侯之樂善好施亦以紀承平盛觀之
復之漸固如此也寺東西偏故有隙地前有放生池及
廢社壇遺址常復其侵而歸其利於寺者蓋皆用和
之力云

泰和州知貢進士題名記

國家增損前代之制以科舉取士至嚴肅也天下歲貢於內省者九三百人各省有定額而州郡無定名示至公也江西歲貢止二十二人郡之隸于江西者十有一而吉安為上郡州之隸于郡者十有四泰和其一也泰和舊為縣衣冠弦歌之俗十室而九在宋初咸平迄宋季咸淳具有記進士題名者逮我元乃未有錄焉非缺歟粵自延祐甲寅科興至至正丙申通十有四科垂五十年由楊景行至楚得十人焉或第或否或甲或乙或續或絕其姓氏年月咸可考也其始下第於春官者止許再試其或授正長以歸者恩例也其後下第者通得為正長而鄉試復取額外優等為諭錄者則又至正癸未之新格也科九八舉而中廢又歷五年而更興之而益振而泰和具有人焉豈非盛哉楚以晚學實泰斯舉題名之有序豈陋劣之敢辭謹考撫次第而論于衆曰惟士之所以學于家舉于鄉而首于天子之庭者若是其艱且重也將不曰經明行脩已乎往者蔚乎其有立矣來者庶源之而有繼乎故題名所以識其人也識其人所以重觀考也識而刻諸石示久遠也記進士而獨詳於吾州者為泰和作也

確泉記

州之東有流泉焉其源發乎桃花洞之奧出洞口與原水合而西行紆徐曲折循古株山之麓以達于

六月夏余弟埜始與其客丘弘道步于其東原寓舍之西嶺尋幽而得之欣然以為奇謂當與吾二兄者游而紀之明日余兄子中與余俱來因往觀之方循厓步嬉已備然有濠澤間意及注視水鏡溶溶若空乃解冠振衣浴于大窪時暑溽方蘊水落厓半時小魚跳擲空明仰捫絕壁不見日影咲語響答如在盎中四人者蓋樂而忘歸焉余弟埜為余言始來游時蓋探足而復却者數四毛髮森豎有戒心焉弘道又言其下有小窪深可浹脰而弗之及意或有神物居之蓋不可知也余以為是泉之出也久矣有灌注流演之利無機械激決之勞徒為岩谷之所掩伏草莽之所蒙翳蛇蟲魚而牛馬

所憑聚而飲踐宜過者掉臂不顧也然堰之防之渴抑沮尼使不得遂其安流適徃之志乃委伏頓折匿迹於幽遐寂冥之濱至哀鳴怒號漂觸沙石而不已亦可悲矣抑古者窪尊而抔飲茲泉合尊壘之体有窪之義焉請名之曰窪泉且將作亭其上余兄弟日與賓客游咏於斯以滌其壅滯窮其清明而庶幾相忘於太古淳龐之理不亦可乎余友有郭約者方學稼于是洲之陰而未嘗有一日斯泉之迹豈固忽於近者因為記以告之使知斯泉之勝由余兄弟而得而余四人之遊亦斯泉之幸會也歟

虎啣木偶人記

歲乙巳饑

而多虎夜則盜相迹於道莫敢捕逐之者是

秋安成山

氓有忿人盜已蔬者以里祠之神類能威殛

人也則迎

致而露禱焉與神約曰必得盜見厲乃歸否

則終露暴

耳其神固木偶也長短大小畧與人等又衣

直絳衣冠

大冠儀狀儼赫過者不敢正視既數日矣方

夜半月朗

在地門外勃窣若聞行步聲其人以為盜

且復至也

亟起從壁間覘之見一虎逐然來至神所

以為人為

之曳尾睚眦徬徨左右欲却欲前者數四偶

人不動乃

稍近對踞注視久之忽有風揚其襟若將起

而動者虎

直前奮攫之嚙其首始偶人刻桐為之桐木

柔脆歲久

且枯遽飲虎牙至齧其兩頤不得止嗑毛

之搖首振吻

跳擲以求解不可益駭怒卒踐履頓碎石

右揮拉始得

脫乃去見者大驚且奔告其里人咸來聚

觀見偶人

軀幹手足狼籍道上無有完者因私悼神之

無辜怪虎之

暴而又嘆其眩瞽不知以至於此也其家

故畜豕他日

虎復來伺知之夜躍入垣內有虛窻伏率

側弗之覺也

竟失足陷窻中咆號騰躍窮蹙不得上悉

急聚撻刃

相擊死因叩首謝神曰吾神固聰也今虎死

於是其譴怒

之所致歟乃相率舁死虎祭而食之更刺

木為神軀

益制衣之知神于祠盜亦遂絕嗟乎虎

之毒人甚矣

乃有乘以肆者彼寧復知有天道哉方

虎之啣木偶

人誤也然肩袒衣而據非其所者卒能致

禍偶人其假冒而失所據也石歎及虎之隕于窟也若春使然者然貪得不已自足以喪其身不必神之祈為而偶人以毀喪之餘適返虎窟死遂食厚報亦過倖矣穢悖悻然不勝於得喪之末而亡久履繆迷以逞媚於鬼神者豈非愚且惑哉幸之虎斃於窟盜息于野天道之應微矣而警戒之機不亦妙乎

樂氏重建追遠堂記

宋李西昌禾溪樂氏有追遠堂祀其先者嘗附于其里之闕林寺先是代割田入寺以供春秋祭祀時則有常事而專其所作堂以專祀者自則自其十四世祖瑞始也自有唐以來其祀事代以土寺僧主之宋訖元興又將廢詳恪焉遵守無或替之者乃至正丁酉兵興寺燬而祠遂廢樂氏之十七世孫有曰集者孝謹人也他日入闕林過祠下目荆棘而履霜露為之泫然而泣且誓曰祠有不復建者我則不子即以私錢若干起一室於法堂之北凡五楹高廣各若干尺為神室由父若祖而上咸列其中俾無遺焉復懼祠費之弗給也仍割私租若干以益之其意可謂遠矣則又遣人請記於楚之作而歎曰禮有之士一廟又曰庶人祭於寢今子之先有諱美才為宜春丞者有儒術為嘉定進士諱某為國子待補者有諱鳴父文父為國子校正與司書者皆造俊在官者也非士族乎然立一廟與祭於寢皆謂立於家而祭

於內也今堂於寺而祀於僧無乃不可乎又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故曰圭田五十畝禮也今由子之九世祖季常至十二世祖鳴父皆割田以供寺者既若干矣由子之祖而下至子又四世而捐租以助祠者又相續而未已得無溺於施而踰於制而非所以為禮乎是不然無所不用其情者孝子之道也未嘗自以為至者祀先之心也粵自封建廢而大夫士無所於立廟宗法壞而支庶或紊於所祭自是世之禮有不得復先王之舊而淪於夷狄者多矣豈獨祠祭而已哉竊嘗思之夫人之奉其先也亦孰不欲宗祀之延長者然家之興廢子孫之賢否世業之成敗其勢則有不可知者處獨後世

以故行其宮宇遍滿天下至亘數百十年而莫之壞蓋其流禍福因果足以鉗劫人心而維持世變故過慮之至因托之以係無窮之恩而於理之有無所不暇計於其世業喪而施田守後嗣絕而僧徒繼主廟燬而祠祠者往往有之而世道大可悲笑矧樂氏詩書福澤之復有能承守世業如集者則斯堂之復不其宜哉而後祭於家者能不替其春秋服品之薦教於家者不廢乎詩書六藝之文將周旋升降必見所祭則祭之保雖百世猶一日也又豈待於外求哉若夫歲之月必率其徒繫其饌而誦持以致祝薦云者則彼之寺僧報德之當為也故不書

西梅田洞記

水東二十里而近曰梅田有石洞焉余始由流江而上將至夏陽訪湯子敬而耕于其下初未之奇也曰望西南上有連峯截天若陣馬屏障者義山也山下平田中有石峯駢立累然若困廩狀者異之因問焉子敬曰此梅田洞也中虛而多石此去不數里予曰蓋往遊乎子敬欣然振衣道客西上同行有其客尹用霖劉某羅仲禮從而撰杖履則其猶子哲也始循行水澗出柳陰遇射魚者因緣田陌間乃逐石橋縈折深窈由山麓以度見石峯隱、朝霧中高下出沒若近忽遠時秋日澄霽田野初獲獲牧散漫有芋區柘園蕎麥町町間布如雪叢篁中茅茨掩翳時、聞、而絡雜咲語聲聞之則及古也又前逐墟落涉小澗數百步則石峯轟然若躍而忽起已屹于前矣將及洞旁自几新居翼臨池上子敬請過而暫息焉有衣冠出揖審其問之則戴君字灑、子敬故人也及聞將遊澗茗、以罷即率客由山右折東西以訪所謂前洞者其山絕、行壤由頂及趾皆黑石叢架植者若屏覆者若舟倚者若几几稜利若攢劍橫偃若墮榭又若牛臥虎蹲驚蹠而、戴起伏先後雜遝百千有藤蔓榛灌羅生罅隙間紅白石蒙幕莫可名狀岩趾有小澗水流如線出門之右以、于溪門高可丈餘廣八九尺中寬足受數百人而蒼、尤幽曼卒入蓋

賦不可辨久之仰見竅竇宛然天光下注岩中石色陰
白兩壁皆雍生腹若陶而虛者若剝而空也中有立石竅
高大名觀音石前左有石柱附壁蹲植之地連蝮大矯
耳角交峙筋絡怒張時有陰泉滲漉而一或以為龍首
鄉人嘗禱而雨焉龍首之陰有石方廣一尺餘頗類碁
局有乳頭迸出石面若布子然可捫而斂也復有仰天
盆石泉下滴其窪琤有聲其上皆懸石綴列若肺肝
若蜂房蓮花嵌岩玲瓏系微而未鉅仰視之有憐心焉
或按小石擊之其鈎然者若鼓鏗然者若鍾而亦莫之
辨也其旁左暨洞後有隧穴極深窈不可竟宗濂曰此
前洞焉好事者常挽縵篝火貫地行循小澗之空以

達然不可行也乃相引出洞門循故道折而南以入門
高如前洞而廣倍之深復十餘丈因石勢高下宛曲限
為三區其頂復有巨竅深若園井偃若華蓋上弁下喙
光景注射中窳為也泉畜焉清冷砭骨夏不溢或曰即
前洞之泉源也稍下有陰穴迫窳若永巷立久覺寒氣
森慄不能以復進矢予觀洞門旁壁徃之泐裂有斧鑿
痕怪之宗濂曰此石宜煉灰尤潔膩堅瑩利朽鏝煮鍊
功倍常堊土人剖鑿火煨醯淬而碎之然後負置陶穴
火五晝夜而灰成今石日加煨而民用日滋不知其浚
鑿糜爛將何時已也又謂向百十年前避兵者盡嬰後
洞兵卒攻之不及乃自繫從天井中下而劫之一洞賦

焉比年永新亂鄉民復墜洞以守男女牛羊以千百數
寇至以火焰攻之幾死又近時有過前洞聞諷詠聲在
洞中而不可見聚听者至百十人既而有一人忽自石
空中接墜問之則某之也怳惚言曰我適遇一女子引
至殿上謁紫衣者為左右攔叱而下殺昇之以歸病卧
數日卒宗濂為予言如此日將夕乃出洞復飪宗濂家
而別出過反古有黃老翁具酒餼要而飲食之比歸夏
陽復張燈飲湯哲家則月落宵半矣予稍醉就枕不能
寐因念凡山之附於地而中實者積氣之凝耳若岩穴
空洞果孰刺而孰為之哉間嘗遊萬安黃塘記其形勢
表裏有相類者然皆限隔淪弃於荒遐寂寞之濱未嘗

其真係名士之所伯賞徒使樵童牧豎之躡攀躑躅
嘯叫號於其間亦可悲矣夫山川能出雲雨見怪物者
有矣若怳惚憑遇固君子所不論而世之慕奇勝以寓
遊覽者有之至於峻險自阱則亦智士所不為也他山
之石以頑厲見采者亦多而茲洞以煉亞致燬則羨質
厚利亦有累之者夫斯豈非君子之所惜哉他日子返
流江寓舍思斯境之奇絕而歎朋友遊從之不易也乃
追述斯遊始末而記之記成書一本遺子敬且以諭同
遊者復書其一以寄興而時覽焉特戊申九月六日

蓬軒記

己酉春三月之吉予與王子啓同載南上萬安因鑿舟

訪驛丞祝君仁壽於浩澤視其驛之墟有隙地方鑿池
其前而挿蒔花竹其上者顧庭下有攻木為棟為楹梳
獨椽楠陶瓦弗之具也問焉則告曰余屬有四方之役
不能以長有居室也將為小亭上施卷蓬以覆之具其
枘鑿而時離合之使可負而行可柵而止若挾舟而與
之俱焉者幸而有成且將請名與記於二君也子啓請
以蓬軒名之因為賦詩四章仁壽欣然舉酒起謝察其
色若欲遂得子文者以方就道未暇也後一日子歸自
萬安與子啓再過焉則蓬軒成矣仁壽邀各入座軒中
高廣僅尋丈而意境暢豁如出塵囂載虛空而不可端
倪也適風雨颯至蓬茅有聲環視群木之掀舞起伏其

夢者若乘流而奔馳也觀池水之浮蕩兮乎其前者
於忽融而泛薄也况其大江橫陳群洲參錯平極天際
遠山抄其一時風物之勝又皆足以映帶輝發於茲
軒而不匱者乎吾嘗駕一葉之舟偃卧其上自以為堂
高數仞不啻過矣及歸城市肆處一室則又以為如石
舟中方為之畎焉而不野其厭常喜新真所居之能移
人也哉今仁壽假樸以安其身因簡而寓諸政仰無獲
瓦植椽之吉而俯有花竹園池之樂則所以出波濤除
風雨遠陰阻而即安驛者宜無往而不得其所矣人以
舟視蓬軒以軒視蓬非徒視諸軒而已矣又將以天地
視蓬軒焉天地之無往不在即蓬軒之無往而不得也

夫無往而不得者天也能適乎天則其止也孰能膠之使
不行其行也又孰能引之使不止哉子啓曰是足以記
矣請為記

北巖禱雨記

北一在武山禮斗石下最陰寒中空洞如屋有泉注焉
其巖西南三面皆峭壁惟北向可眺望相傳古陶皮二
仙人修煉之所唐曉了禪師亦嘗憩焉或各曰觀音若
有石像石爐敬頌其中不知創自何時近歲遭兵亂草
木蒙翳豺虎入宅人迹罕至洪武二年夏不雨踰月民
走壩廟至迎龍狀渾越數十里外咸不應南溪士族
有輩悉鵬舉獨感而憫焉乃詢父老徃時禱雨故事或
以北岩告者君曰然即齋戒出宿三日以俟命以六月
戊辰具薌幣紫醴望岩而行且行且拜進至岩下鄉
民間而來會者復數十百人將事既畢始下岩隧望見
雲氣自西南稍來合雨數點洒淅過將抵廟山復有
黑雲如車蓋起岩上會疾風引而西雨驟下如注禱者
咸俯伏山下眉髮沾浹衣巾淋漓泥潦中不敢去自午
達申不止明日山下田隴間水潦交流膝路漫不可辨
禾鮮翠挺起立丁丑復雨歲以大稔君則曰繫仙靈
之賜不可不報乃八月辛未相率剪綵為金幣為幡幢
復結草為車輿亭臺作款以報侑之又明日合錢為
牲酒賽田神因以勞嘗從事者無不歡欣醉飽感謝明

賜君獨愼然若不能以自致者余時留館中見其執之
之勤而益信其祈之懇也又聞自蕭氏之禱既應允
回境皆望走即無不獲雨者天位無崇卑事無大小惟
至誠可以貫金石通天地由是觀之則凡有民社之寄
而諉曰非其責可乎或去之不知盡已顧乃屑焉以求
媚於虛無靈怪之末則亦以過矣作北岩禱雨記

湖山清勝堂記

往余客萬安嘗與士之遊者過東湖張氏之林亭憇而
樂之溪流縈迴洲渚盤互春夏潦漲潏潏走匯亭下
可以瞰洄湫而挹浩渺湖上有山頗陂陀聯絡土石巒
積不甚秀竦獨亭之東北有數峯嶺然如畫高出天半

顧乃限脩衢負廣阜隱而莫之覩予甚惜之別去餘二
十年重來湖上則張氏亭居已再易主瓦礫墮然蓬蒿
中遺迹不可復識矣余友夏伯玉邀予過易氏訪子賢
伯仲而觀所謂湖山清勝堂者則風物之美故不離乎
東湖之區而平臯衍迤沃壤周布鳴禽上下花竹清麗
有足樂者又北上白雲數峯乃予往年所惜不可見者
皆圓植如圭玉聳立如屏障端拱如羨士軒然出眉
睫間可尊而不可狎也可愛而不可玩也豈非士君子
游息之所之一大快哉於是伯玉舉酒為壽請有以記
斯堂者嗟夫湖山猶前日也而隱顯向背若有俟乎其
時者則夫榮悴得失之故亦豈不因乎其人哉昔張氏

林亭盛矣其嘗往來游觀乎其中者今其尚有可得而
問者乎然皆不可知矣而予以無所用獨遺於世乃復
再過而登斯堂焉豈非幸哉夫君子所以自致不朽者
凡山水之奇曾不足以久恃而游觀之盛極反為感歎
之資者多矣惟無所污濁之謂清無所屈辱之謂勝之
二者君子之全德也子賢於此叙孝友之樂而不汨於
常情之私抒安靜之懷而不撓於外物之競則其為清
勝也大矣豈直求之湖山間而已哉伯玉欣然曰是足
以記矣遂述而書于堂之壁

茅亭記

茅亭者族子劉仲啓之所作以居息焉者也深廣僅十

尺而高之度復羸其三焉亭在大原三岡之陽直其故
廬東偏故廬嘗燬於兵仲啓思有以復之而相忘於簡
易也乃闢壤為基因石為趾伐山取材曲直隨勢不甚
煩繩削上列條枚結為䟽椽覆以茨茅堅厚比密均之隆
然波陀若蓬之累若困之積而丘阜之中峙也其東北
西三向皆繚以環堵空其南以通明其旁復築土為垣
以周之潭々幽々風雨倣除炎暑斯豁几榻周布罽塵
不驚但見喬木參差前出垣端復有橫岡蜿蜒翼乎其
右嵐光晴翠下窺戶牖坐而覽之不知萬間之有廣廈
而飛甍之有重閣也仲啓芳年盛氣個倘通敏方志學
而博於藝文又能以其閑曠之日彈棊賦詩然林釣水

以為樂故其事親既極肯甘之奉矣而尊賢取友之意尤
孳々不倦故凡徜徉燕集於斯者類皆擷蘭馨桂懷芳
而志潔者也余嘗過而憇之以為斯亭無雕刻之華無
聲采之飾無鏗朽之巧而取材於山千茅於野不庳不
陋類有質朴淳庀之意宜資之易而旨待於他求居之
安而可繼以常葺則凡超富貴利達之塗得以安乎平
素而不移於巧異者其視太古林栖野處之風亦豈遠
哉他日仲啓介予甥陳雲來求文以記嗟乎一茅亭之
資地人孰無之亦孰不能為也然而有莫之為者矣顧
乃旁筋骨疲心志於土木文繡之工而過為其所甚
與不可必得者傲然自以為雄一邑而誇一世然計其
身之所經營曾不易也忽焉與榛棘瓦礫同一凋落卒
不能以復振者徃々皆是也則劉氏茅亭之作又豈可
易而少之哉矧仲啓予同姓也儉而無慕乎其外者也
敦孝友而能樂乎其常者也余安得不述而記之俾以
告其後之葺斯亭者

世綵堂記

世綵有堂萬安百嘉李朝玉氏之所作也後若干年其
子永道始末求文以為記其言曰昔我先人之卜吾祖
母劉也當有元至正己丑間吾祖母年九十有五吾父
年七十有三吾祖母凡三膺高年恩帛之賜先人築堂
以世綵名之上以俟君之寵下以榮親之遇焉不幸吾

祖母與吾父相繼逝而堂亦燬予惟哀斯堂之不得以永存而痛先人之志不得以白於後也嘗營故址而復揭之庶幾吾先人之志哉先生幸賜文以勗之吾子孫將永有嘉賴焉余惟自昔高年束帛之賜侈矣而皆出自上命非人子之所得私覬而幸致之者也然有可得而盡吾心者焉何也昔老萊子之孝養其親也年已七十矣身着五綵孺爛之衣戲於親側欲親之喜其意豈不以吾之方孩也吾親嘗悅而愛之至為之衣綵以為戲今不惟吾親之既耄顧吾昔之幼而壯、而老亦繼及之矣吾親視吾之及於老也寧有不動其心而傷其懷哉於是為之戲綵為之匍匐而啼使吾親忘已之老

而為之悅焉雖走心也則凡可以致其親之悅者宜無所不用其情矣詩曰乃生男子絺衣之裳載弄之璋夫親之所以愛其子者其始固若是其至也則子之所以事其親者可不致謹於衣服之間以著吾悅親之誠哉禮有之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夫純者緣也父母存而冠衣之緣或素是以不祥之服事其親也以不祥之服事其親豈悅親之道哉綵飾之小者猶且不可而况於身之所衣者乎知緣之素不可以事其親則凡衣綵以悅其親者宜天下人子之心之所同欲者矣且李氏之先多壽考長者其名堂以世綵則朝玉始朝玉固將以示其後之世也今由水道而視其子若孫又三世矣則世

綵者豈非李氏子孫之所當盡其心者乎使後朝玉而興者皆知悅親以盡其情焉則由是引年以上膺自天之寵者又豈有窮已哉或曰世綵名堂本宋中丞廖剛之所名也當時課議陳公與天下賢士歌詠之朝廷嘉之何李氏之更蹈而旁襲也余曰不然允孝子之欲世其綵以悅其親者皆然也亦皆人之親之所願樂而見之者也豈廖氏得而專美哉是為李氏世綵堂記

秦和縣天一院重修記

邑西南瀕潁江為龍洲洲陰為高堰潁江水匯焉宋宣和中有蛟鱉覆舟為民害閩僧光定者過而呪禁之生後蛟徙潭壅積於成洲爰有鱉鱉為鱉黃二氏白

居者若今天一院其一也有元皇慶初僧無盡者募邑人共勑基其上夷土石雜荒穢縛茅植竹以為庵庵成而無盡死後若干年僧號南山者自萬安洪興院來主之爰斥規制昂創梵宇搏肖法像具設筵供而院之名益著以大矣歲在甲辰天兵頓西昌院則盡燬獨觀音大土像銖衣寶冠儼然烟埃烈燄間若有護而全之者邑人驚歎咸起敬信其徒勝清戒律嚴密持誦精勤大思募緣為興復計其不足也則勤力耕種節縮衣食以補助之乃洪武三年春鳩工發材剡高塞窪審位易向首建正殿三間以居佛復起旁屋若干以為其徒休息之所而像設經具與九教之所資莫不次第修舉以復

舊觀蓋其經營八逾年而始就不其難哉憶嘗過龍洲
行荒陂斷隴間鳴禽上下水木清茂問徃時龍臺龍門
雲江萬壽所在已莽然荆棘不知其東西矣獨天一故
基隱約叢竹間蘆廬如匏僅庇佛頂而勝清與徒不啻
以死守之不去日持鉢化飯以自給視其色甚暢其心
甚夷而其為辭也達而不滯視其圃縱橫可十數畝方
種椒數百科薯數百頭菘韭千數本蠟樹數十株町疇
平豁溝塍修整課其傭驅兩犍駕犁其中粹然若時
將暮而風雨將至者余竊歎之以為世之人為妻子衣
食計者徃々淪沒勞苦而不知止今浮圖氏果誰為哉
會是年夏五月余以應

詔來京師遂竊祿于

朝

郡邑山水幽勝之戀若天一者固日徃來于懷而未已
也又明年三月友有嚴復者以書來告曰迺者天一幸
遂脩復而勝清死矣方臨終時憊々囑其徒以記文為
請且曰文不得則目將不瞑也嗟乎若余文亦何足為
有無哉有如陵谷水土其形勢高下皆一定而不可易
者然去之數百載之後為蛟魚之穴為鐘鼓之筵猶倏
忽變易如此而况土木有形之具或幻而象焉或烈而
燼焉或決而蕩焉尤不可以今昔計而耳目定也况於
文辭哉文之傳不傳不足計若勝清之節約勤苦以扶
樹其宗教而悠遠之托尤不忘於身後者則不可以無
傳也夫用志貴專立事任勤信於人者必其行之篤傳

諸遠者必其言之文是道也固不以小大精粗而有異予方欲與勝清論之而勝清不可作故因其來請乃述之以告夫嗣勝清者庶有以繼其志而益勵也夫異時來歸尚當過而觀之以徵予言焉其徒名某今嗣其守者龍門之以宗道其意而來請文者復也復嘗從予遊而知勝清者故其請尤力云

重興院佛殿記

洪武五年秋九月今奉訓大夫都督府斷事官歐陽朝佐以其卿重興院僧友順來謁請記其院之新殿予以公務未遑諾也每旦同朝而趨既暮或聯鑣而返朝佐必勤勤以為言私心竊疑之今

朝廷大更化理方內營中都外斥北狄民奔命供億之不暇寧能有餘財粟而理佛祠者乎友順曰不然是皆吾主僧其誠之所自施也佛之居莫大於殿然非起其所已廢則不足以明成壞之因非捨已所甚愛則不足以展報酬之願斯其所以發之果而成之易也若是而為記之不亦可乎余不能辭按重興院在廬陵縣北三十里有山曰翠源巽然鸞停爛若霞簷靈祇拱翊龍象顧臨粵在唐太和時開創於金地院之海禪師至宋咸淳間有毓庵委公者始重脩之元至正初竹園叢公復更造之而規制極宏麗矣既而燬於壬辰之兵去壬辰文二十有一年矣天下日趨於治凡二氏祠宇嘗以兵

廢者亦漸次脩理以復其故真誠環顧殿址荒落弗治
慨然以身任而力為之故振錫而木浮于江啓鉢而
法寶輝輝礎礎瑜珈青蓮於烈火之餘夫豈偶然之故
哉蓋真誠佛之德也進無所求於人退無所慙於己顧
能相時而順動一國廢而為興可謂不昧其初者矣誠使
天下人心尊莫報效乎君上者皆若真誠之所為則
海宇雖廣何禮樂之不可興事功之不可立哉余既重
歐陽之請又真真誠之能有為也乃推吾說以告之使
歸而刻焉殿之列而為楹者四繼而為架者九高與深
廣各若干尺鑿工於是歲七月某日將以十二月某日
畢工真誠字性源郡之故家劉氏嘗以未師為弟子宜
勤敏端慤以奉教律其能使信勤盡心而興建有成者
宜哉友順字天然嘗捐貲建院之法蓋為人善而喜文
蓋本歐陽氏云

讀書所記

洪武四年夏

朝廷大徵天下士允通治一材一藝

咸來會京師於

是許君如珪以應詔起漸之會

試藝而論官也

天子御奉天門親擢為兵部員外而

子適先後因得

熟君之為人蓋勤敏而志於學者也

日為予言其先

世家上虞後徙郡城有別業在富盛

中山研布水秀

有林園陂池數十畝可樵可蔬可遊

穉者也方髫髻時竊嘗然有志於功名古曰從賢父兄
師友講習於是嘗題讀書所大三字於櫺間以識之今
不自意編祿于朝弗克終所事然於心固未嘗忘也工
幸為我記之嗟夫君之志於學也誠篤矣然豈徒以為
心冲吟其佔畢卷舒其簡編而後為讀書耶抑亦必書
空山中之別業而後謂之所耶人患志不立則浸遠其
遠而無所於學志苟立矣則何所事而非讀書亦何所
事而非其所耶古之人固有釋耕而談經行牧而讀史
則耕與牧固讀書之所也買臣行牧於薪而夏侯傳經
於徒隸則教與布亦讀書之所也使後學好則讀書之
所亦在也

而問焉在朝廷而言焉則宗廟朝廷皆讀書之所也人
惟不知其所以學也乃有隨其所而遷者也是故仕於
國或背其家之所修進於郡或棄於縣之所守甚者在
朝而悖於言在廟而惰於禮戒懼不存於軍旅咨諏不
適於道途入市而利心奪焉至微而憚心怵焉其於耕
也牧也方攷焉計其稼獲之豐凶較其滋畜之蕃耗
之不給其又何有於學哉今君出而不忘於處仕而不
變其初觀其周旋言議之間隱然猶前日富盛山中時
事也若是者又焉往而不得哉昔也由富盛山而為兵
曹他日由兵曹等而上之吾見其游焉習焉將無往而
不在也豈徒噉然語人曰我讀書之所在乎稽山水

間而已哉異時乞身南歸取故藏之書教鄉人子弟
而讀之以廣國家作人之化子老矣幸尚有聞焉

永新重建靈應觀記

洪武二年六月 詔天下郡邑凡文武官吏各修居第
以聚慶於公署 示民有尊嚴也然官有常數室廬宜無
所不備制有常度公地或有所不克由是隘者以闕短
者以益規者以方缺者以葺循規奉公無敢或後明年
冬吉安府永新縣守禦官俞侯某新作千戶所於縣城
之西偏其東適界於靈應觀之故址不足以成制乃并
包而營之又明年解宇崇北軍士收寧政通時和思舉
百廢首念靈應觀之未復也乃捐俸若干購民地之曠

間者於公署之東南得若干贖邑民重屋之欲售者凡
若干楹即日徙構其上召故觀之道士吳克仁等俾還
居之他日與其幕屬金汝霖孫馴等謀曰凡吾所以為
道徒之居則可矣然踴櫟簡陋甚非所以奉神天而昭
祈祝也盍相與增廣而圖大之可乎咸曰然力以某年
月日鳩工庀材前為正殿若干楹高深廣各若干尺外
為三門夾以兩廡與夫官廳道寮庖庫福匣之屬莫不
畢具高敞宏麗有加于前神天赫奕如覩舊觀於是克
仁之師祖江元谷今居南昌妙濟觀者聞俞侯之能興
復以有成也乃具茲觀創立之始末與興復之歲月求
求于文得勒石以為記按靈應創始於南宋乾道間有

法師包公守乙者初建佑聖閣以崇真武之祀後不知
燔廢於何時元至元二十一年邑人周子興等議起廢
乃禮請希夷道正譚公士寧主其事歷復安文公以清
尹公志遠龍公允三傳而至震山陳公慨然有志於
更創首捐經費為之倡而慕綠邑士江廷秀安老劉貴
和等共力成之命其徒蕭內觀劉洞陽蕭德符等相其
後由是締構繪飾輪囷炳煥巍然為一邑鉅觀矣自至
正甲申至壬辰九年之間工甫畢而東南大亂已而兵
挺于州觀則盡燬迨乙巳冬天兵赫臨滌蕩竟穢版
圖既入政化聿新爰命新安俞侯領兵以藩扞是邦者
於今七年矣撫循士民招徠流寓綜理庶務罔或不周

而靈應興復之後所以見於公署落成之餘者蓋內無
廢事而外無遺敬者也此非法修令行惠溥誠著其能
然乎惟天無往而不在也故亦無所往而不可以致吾
之敬昔旌陽許君既拔宅上昇不可得而見之矣鄉人
往即其居近之地而立祠焉祠之所在神之所存也
則靈應又焉往而不得也哉惟名存則實存則允
外物之虧盈消息往來倏忽者宜有不足計者矣矧桑
海嘗三變矣而道固未嘗變也天地固未嘗易也人心
固未嘗忘也又何患焉此俞侯心也而興復之功為不
可泯矣余既述以文乃復系之以詩曰

至京崇木山迤東赫敞下臨靈應所宮廢初虛危

降精攝極有歸其閣佑聖是立由宋迄元踰二百年
舉屢養華翁登真仙曾不霜兵變告難顧視靈宇土
焦石爛龜返于淵鳶翔于天有衍者墟鬱為荒烟瑾
圖天闡 神聖受命四海一家文武奉政撥時拓地
作我兵衙爰包絡之廣斥有加我楹我堵我戈我楮
侯曰噫嘻神天曷處乃營閑曠乃購材植工師繪史
次第授職如霞斯蒸如雲斯興是朗屹峨舊觀是仍
歲時揭虔水旱來禱升中祝釐邦國是保巽南其峯
乾北斯岡水秀以環山靈發祥玄宮有焯俞侯所作
匪作伊復士民是若幡幢森羅鍾鼓鏗鐸謂以錄之
百世不忘

愛日堂記

望大原周亦京氏孝友人也與余為陳氏友婿有先廬
在太原山岡之東北比歲燬於兵暨亂定叔京始與弟
季中奉母夫人以歸翳然環堵藩籬交戶叔京蓋皇々
焉以為憂余他日過而解之以為人子之事親有不係
乎居室之完盛與否惟能使其親無往而不安之斯其
為能子矣叔京雖強然予言察其意終若不以為然者
自是余去家游京師與叔京不相見者數年去秋余由
兵部職方調北平司臬叔京以書來告曰自子之北也
田里豐恬時和物熙茲幸作新堂於故址以奉吾母惟
是吾母之年今七十有七矣而吾深惧夫奉之之日之

不能以永有也爰取古人愛日之辭揭而名之子能為我記之否乎嗟乎若叔京者其於事親也可謂知所愛也夫子不云乎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夫知之則斯愛之矣人惟不能以知之也於是視其親之年忽焉如駒馳電激而莫之省至有蹈無及之悔而貽莫追之憾者可勝言哉蓋嘗即夫一歲一日之近而論之一日之景既夕矣則前之為朝也已不可得而復追一歲之候既冬矣則前之為春為夏者已不可得而復返而况於歷七十又七年之數者乎人生百歲為上壽世之人未必皆百歲也姑以百歲成數計之則七十又七之數已不啻四之三矣其所餘之一曾何足以當夫往者之奄忽况其間或虧或逾之不齊者又有不可知者耶故傳曰孝子愛日夫愛者惜而不自足之謂也今叔京下交其弟而上事其親脩其腴豐腴之奉極歡欣和悅之情雖登百歲介千福而猶不自以為足此其愛日之心豈有窮已哉余也抱終天之痛祿不逮養思復求一日之樂如叔京者其可得乎然千里之外與聞家慶尤不能不為姻婭間喜幸也異時南歸尚當奉觴升堂為叔京賀之

挹翠堂記

吾邑之南有地曰雲亭誇十八都之雄而冠六鄉之首衍迤平曠中引大溪其源有接乎章貢平川之境走百

十里許而入于大江民生其間有肥饒之利而無旱暵
之艱故富人鉅族咸累葉而不替焉而雲亭之最勝者
則曰沙溪而沙溪之右族又以劉氏為首稱劉氏自宋
元間已燁々有聲至如圭益彰且大如圭未弱冠已克
植立恭謹剛毅事父母孝事兄長第一門長幼咸得惟
心與諸兄叢處念生齒之繁而不足以蔽風雨於是去
屋之東百步得曾之故址而一新之中建廳事前夾廊
廂後建寢堂左右翼以橫樓風晨月夕翹首四望北南
西東諸山環拱蒼翠之色葱々檜々咸在乎几席之間
可挹而有也因名其堂曰挹翠予嘗假館其家諸子姪
皆從予遊往來將廿年與如圭處最厚故請記於予予
謂翠者出乎山山之有翠猶其草木翁鬱土石溫潤故
其發見於外也如此然人皆駟騫為於山翠之中而能得
翠之美者蓋寡矣今如圭不徒得翠之美又從挹而有
之則山川之秀若默契焉苟能廣虞游之益培德業之
基積於中者既厚發於外者愈弘粹面盡背不知其所
以然而然則翠之美不在於山而在於已矣而人又得
仰其德業之盛而挹之乃與山川相為悠久容有既乎
如圭其懋勉焉

槎翁文集卷之六終

